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01n0004

洛陽伽藍記合校本

民國 張宗祥合校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合校本序
  - 原序
  - 圖
  - 城內
    - 永寧寺
    - 建中寺
    - 長秋寺
    - 瑤光寺
    - 景樂寺
    - 昭儀尼寺
    - 胡統寺
    - 修梵寺
    - 景林寺
    - 華林園
  - 城東
    - 明懸尼寺
    - 龍華寺
    - 瓔珞寺
    - 宗聖寺
    - 崇真寺
    - 魏昌尼寺
    - 景興尼寺
    - 靈應寺
    - 莊嚴寺
    - 秦太上君寺
    - 正始寺
    - 平等寺
    - 景寧寺
  - 城南
    - 景明寺
    - 大統寺

- 雙女寺
- 報德寺
- 正覺寺
- 龍華寺
- 菩提寺
- 高陽王寺
- 崇虛寺

- 城西
  - 沖覺寺
  - 宣忠寺
  - 宣忠寺
  - 白馬寺
  - 光寶(如隱照曠寶光下同)寺
  - 法雲寺
  - 開善寺
  - 追光寺
  - 融覺寺
  - 大覺寺
  - 永明寺
- 城北
  - 禪虛寺
  - 凝圓寺
- 結語
- 附錄
  - 提要
  - 序跋
    - 明· 毛晉跋
    - 清· 王謨跋
    - 清· 毛扆跋
    - 清· 顧廣圻跋
    - 清· 朱紫貴跋
    - 清· 吳若準序
    - 清· 李葆恂跋
    - 袁廷檮記二則
      - 一
      - 二
    - 清· 李葆恂記
    - 太平御覽二則

        - 二
        - 三
      - 清· 李葆恂又記
      - 鈎沉序
    - 集證
      - 序
      - 城内卷第一
      - 城東卷第二
      - 城南卷第三
      - 城西卷第四
      - 城北卷第五
    - 集證本正文
      - 城内
      - 城東
      - 城南
      - 城西
      - 城北
    - 鈎沉本正文
      - 城内
      - 城東
      - 城南
      - 城西
      - 城北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今存以明刋如隱堂本、吳琯本為最古。吳氏「集證」、唐氏「鉤沈」，大率衍顧廣圻之依水經注改析本文子注之緒論，以改明刻本，分析本文子注，且據各本，校正文句，補注事實。唯吳氏所定本文，僅得子注廿分之一；唐氏正之，本文子注，亦不過十與一之比。近人張宗祥因謂：『集證本遂起而分之，然極簡略，恐非楊氏之舊，如楊氏舊文，果如吳氏所述，則記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記矣！楊氏具史才，當不如此。唐氏復因吳氏之簡，鉤沈本起而正之，……亦未為盡合也。』張氏以為『此書子注之難分，實非水經注之比，……苟無如隱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實不必泥顧氏之說，強為分析，致蹈明人竄改古籍之覆轍也。』於是有「合校」之作。張氏此書，卽依舊第，唯取各本，記注文字異同，間加考釋；附錄序跋一卷，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晉、王謨、毛扆、顧廣圻、朱賁貴、吳若準、李葆恂、袁廷檮、唐晏諸人關於伽藍記之序跋；又附吳若準「集證」一卷，於衒之自序，別為補正數事；又附正文二卷，則集吳、唐二氏書所析出之本文而成，間加案語，以糾其失。張氏以本文子注釐析不易，吳唐二書俱有違失，乃循舊本篇第，校正文句而已，有此而後各本得失，展卷瞭然矣！張氏所取校者，大率限於伽藍記各本，有如隱堂本、吳琯本、綠君亭本、照曠閣本、漢魏叢書本、集證本、鉤沈本等互校，又旁取水經注、晉書、魏書、太平寰宇記、開元釋教錄等參校。所取校諸籍，未能廣採六朝舊籍及釋經、僧傳、金石文字，為闕憾焉。張氏此稿成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商務印書館據張氏鐵如意館原稿本影印，茲據影本景印，俾學者比觀焉。

洛陽伽藍記合校本序

此書以如隱本為最古然尚有吳琯本綠君照曠從如隱出漢魏從吳琯本出漢魏缺字較少則亦似據吳本校補付梓者故明刻二種各有淵源以今校之正譌互見清代諸刻皆據如隱傳鈔於是大宗存而小宗亡矣
如隱本第二卷崇真寺條下自即有青衣十人至若有私財物造經像者為第四頁秦太上君寺條下自花林芳草之芳字起至阿附成名之阿字止為第九頁平等寺條下自無所干預之干字起至若今宰相也之今字為第十八頁三頁皆缺余所見本係據真意堂本鈔補即毛氏所謂第二卷中缺三紙者也此本既不敢據一本認為定本亦不敢據他書妄改本書今合校諸書擇其長者儻有異義下注某刊作某存而不論但使學者不願妄斷故名之曰合校本

庚午正月立春後五日海寧張宗祥記

洛陽伽藍記序（吳琯本無洛陽二字序下有一例字）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吳琯本魏上有後字）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吳若準集證本寰)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 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如隱堂綠君亭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吳琯本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漢魏叢書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如隱照曠閣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漢魏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圻(如隱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如隱綠君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如隱寮)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如隱綠君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漢魏詳有異字)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漢魏舊下有門字)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漢魏無門字)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如隱照曠青)明門高祖改為清(如隱照曠青)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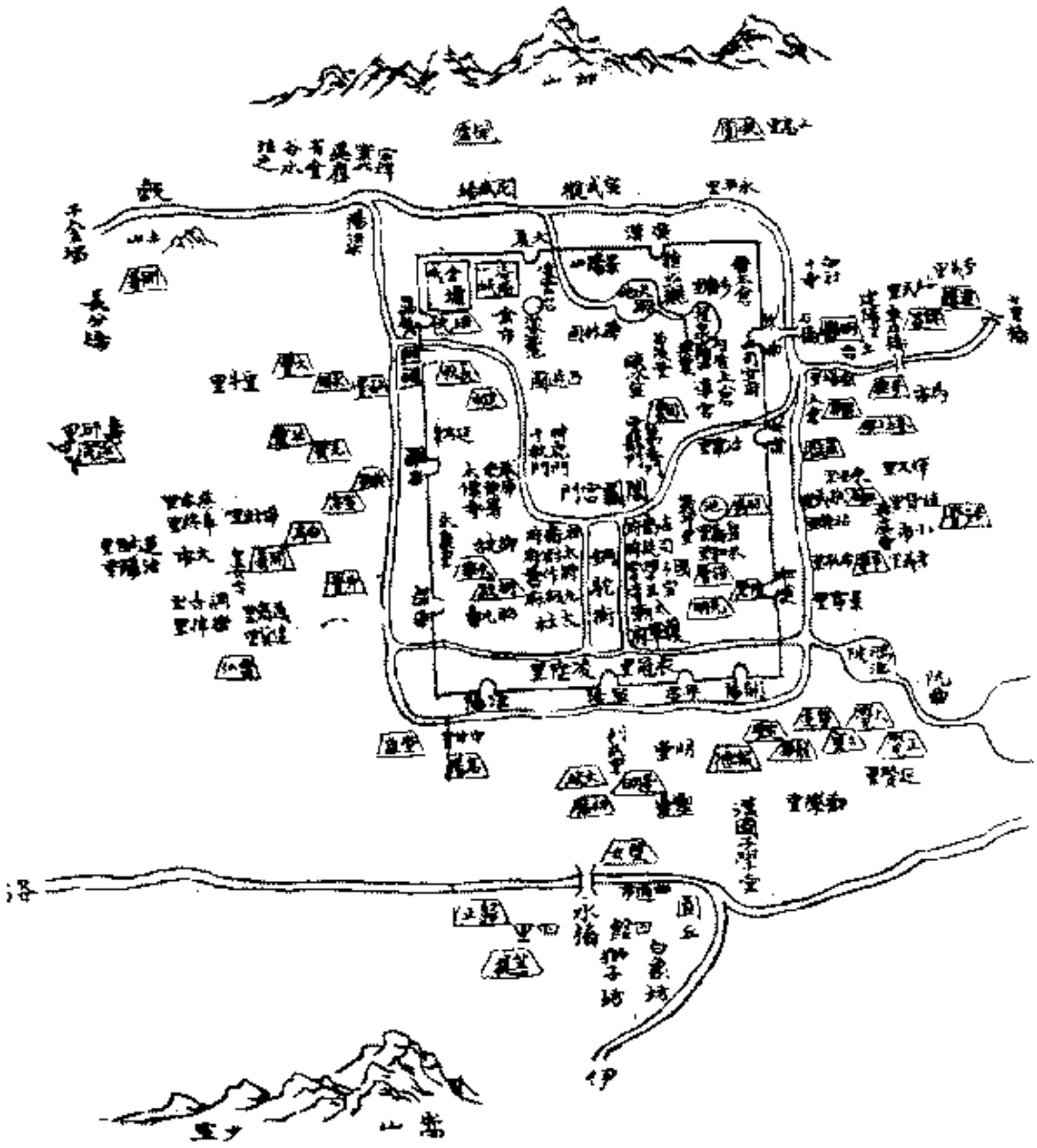
南面有四(如隱照曠三)門東頭第一(集證一下有門字)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漢魏因)以開陽(漢魏陽下有縣字)為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門(漢魏津下有陽字照曠注一本多一陽字六字)魏晉曰津陽(漢魏宣陽綠君津下注云一作宣照曠宣下注云一作津)門高祖因而不改(宗祥案水經穀水注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又東逕宣陽門南又東逕平昌門南又東逕開陽門南是魏時南面四門了無疑義又案晉書地理志亦云南有四門又案太平寰宇記南面凡三門開陽門在巳上次西漢有小苑門在午上晉改曰宣陽門引述征記曰諫門即宣陽門也引華延雋洛陽記曰即漢之宮門次西漢曰津門在未上是宣陽門漢名小苑門不名津陽而津門漢又另是一門非即宣陽門也依此文則南面三門平昌居中東為開陽西為宣陽然宣陽實在午上為中門則洛陽南面已上一門已午之間一門午上一門未上無門亦不可通是知此條中有闕文宣陽津陽本係兩門一在午上一在未上因中有奪誤遂連為一各本見下文三門因而據改首句四字為三字漢魏仍為四字雖非善本亦可貴矣)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為西明門(宗祥案太平寰宇記作晉改曰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為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如隱照曠無上字)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漢魏無當字)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義(如隱照曠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

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漢魏當)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為稱遂名之

北面(漢魏無面字)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帝(如隱照曠嘗)造三層樓去地二(漢魏無二字)十丈(漢魏丈下有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十三字)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如隱照曠無自字)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照曠無一字)門有三道所謂九軌(漢魏逵照曠注云一作九逵　宗祥案寰宇記引陸機洛陽記云城內皆三道公卿尚書從中道凡人左右出入不得相逢夾道中植榆柳以蔭行人)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漢魏無洛陽第三字如隱城內二字在洛陽下不另行下同)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漢魏作後魏楊衒之著)

城內

永寧寺

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宗祥案開元釋教錄作東)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漢魏三字不重)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漢魏無南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屠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宗祥案釋教錄作九十餘丈魏書釋老志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有剎(釋教錄剎上有金字)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釋教錄作去臺)百里已遙(漢魏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如隱千照曠注云一作千釋教錄作三十二)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釋教錄作斛)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釋教錄作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釋教錄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六窗(此句釋教錄作四面九間六窗三)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如隱照曠釘釋教錄亦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釋教錄鐸)鋪首(如隱首下有布字)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漢魏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漢魏音)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照曠重殿字)中有丈八金像一軀(漢魏軀下有人字)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中有以下六句釋教錄作中設諸像金玉珠繡作工巧綺冠絕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如隱繅)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漢魏栝椿松柏釋教錄栝柏楨松)扶疎拂檐蔂(漢魏翠)竹香草布護(漢魏濩)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寺院墻三句釋教錄作院墻周匝皆施椽瓦)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如隱綺下空格)青璅(如隱繅)輝(漢魏無輝字如隱空格)赫麗華拱(漢魏拱下有夾字釋教錄拱作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釋教錄作莊嚴煥爛)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漢魏皆亦)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為寺碑文景字(漢魏無字字)永昌河內人也敏(漢魏繁)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拔為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搉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為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為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車滿架(漢魏架下有景字)所著文集數百

餘篇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衙之常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照曠注云一作目)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漢魏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如隱照曠無遍字)閻浮所無也極佛(如隱物)境(漢魏無境字)界亦未有此(釋教錄作訖佛境界亦無有比)口唱南無(漢魏無下有或字)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漢魏無中字)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漢魏著)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尒(漢魏爾下同)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為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漢魏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漢魏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漢魏何如)穆曰明公世跨并肆(漢魏世誇英武)雄才傑出(漢魏雄上有志字照曠作英武志略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如隱照曠無於字)今日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漢魏令別)鑄像不成惟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如隱詢)以為主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如隱照曠望下有假字)入議者莫肯致言惟黃門侍(如隱漢魏無侍字)郎徐紇(如隱統照曠注云舊作統案徐紇見魏書恩倖傳不當作統)曰尒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漢魏張)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如隱照曠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漢魏無明字)等領眾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漢魏陵)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漢魏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為建義元年是為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以上二十字漢魏無)肇升太極解網垂仁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如隱共)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如隱并)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氏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為皇后進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為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漢魏故)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尒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

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尒朱出(漢魏出下有公字)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漢魏供)來見我(漢魏吾下同)共叙哀辛(漢魏悴)同討兇羯不意駕入成皐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如隱空格漢魏訢)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鬩(如隱闚)外猶禦侮况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讐義將焉據也且尒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漢魏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冦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為慚之今家國(漢魏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漢魏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漢魏朱)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漢魏覆)義(如隱兼照曠注云一作兼字)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瑩(如隱榮案魏書亦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照曠無難字)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魏書尒朱榮傳作元襲此舉其字)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尒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照曠重人字)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如隱列)顥與數十(如隱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社(漢魏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照曠予)奪臧否肆意帝怒(如隱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如隱卿)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為伏兵魯暹(案魏書作魯安)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如隱無部字)下車騎將軍尒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漢魏照曠人)東(漢魏朱)華門亦為伏兵所殺(如隱煞下同)惟右僕射尒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如隱漢魏無榮北二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薦(如隱無薦字)齋即遣尒朱侯討伐尒朱那(漢魏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為傷懷遣(漢魏無遣字)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如隱造)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欵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

討世隆一日即得萬(照曠萬下有餘字)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漢魏照曠便下有利字)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漢魏原)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漢魏無世字)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漢魏照曠子)長廣王(綠君上)曄為主(漢魏作等瓮子為王)改號曰建　元年(照曠漢魏建元如隱建下空一格案魏書作號年建明)尒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如隱空格)晉陽遣潁川王(叢書無王字)尒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如隱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如隱作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漢魏及照曠注云一作及)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如隱宜)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漢魏將)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如隱大)道禍淫(漢魏盈)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鏁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如隱照曠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為國王又作五言曰:

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
懷恨出國門　含悲入鬼鄉
隧門一時閉　幽庭豈復光
思鳥吟青松　哀風吹白楊
昔來聞死苦　何言身自當

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案魏書靜)陵所作五言詩即為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漢魏姓下有聞者二字)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釋教錄作為天所震)帝登凌(漢魏臨)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如隱椎)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漢魏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釋教錄作二道人)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漢魏作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宗祥案太平御覽六百五十八引作東萊郡釋教錄同又案隋唐有象縣唐宋有象州從未有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逼(如隱漢魏使釋教錄作挾)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

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漢魏無所字)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漢魏府下有武字)庫東至閶闔宮(漢魏無宮字)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如隱漢魏無南字)有永康里里(漢魏不重)內

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如隱綠君乂漢魏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權(漢魏照曠勸)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漢魏無二字)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如隱綠君趣)以宅賜高陽(漢魏無此二字)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漢魏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凄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

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漢魏南)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漢魏無空字)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漢魏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漢魏童)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

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如隱照曠闔下有城字)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漢魏不重)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漢魏望遠)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漢魏無有字)宣慈觀去地(漢魏地下有一字)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漢魏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漢魏芝下有臺字)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如隱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如隱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如隱照曠無人字)入寺(如隱照曠寺上有瑤光二字)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漢魏誚)京師語曰洛陽男(漢魏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漢魏女)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照曠無以上二十二字)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漢魏歲)久遠形製(漢魏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北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

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漢魏叢)樹數株(照曠株上有十字)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陰(漢魏蔭)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花蘂被庭至於大(漢魏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復修之是文獻之弟召(漢魏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漢魏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漢魏扳)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賜(如隱無賜字)食(照曠食下有之字亦無賜字)士女觀者目亂睛(漢魏精)迷自建義(漢魏空格)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如隱照曠太下有北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栗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如隱漢魏無此二字)閹官之(漢魏無之字)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照曠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如隱闇)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寰宇記狄)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漢魏無所字)立也佛堂前生(漢魏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漢魏覆)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漢魏葉下有生字)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如隱漢魏市下有布字)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照曠無殺字)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漢魏照曠趺下有坐字)上銘云(照曠曰)晉太和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照曠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如隱漢魏不重)與菩薩合聲唱賊盜者驚怖應即殞(照曠隕)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交疏(漢魏窗)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法其資養緇流從(如隱徒)無比(漢魏此)也

修梵寺

在(漢魏無在字)清(如隱照曠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漢魏墁)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綠君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魏書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如隱照曠(　梁)　案魏書尉成興名聿亦作涼州刺史)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

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如隱無比字加下空格)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飧(照曠飡)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漢魏無一字)字景裕(北史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敖(漢魏傲)學極六經(漢魏疏照曠注云一作疏)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於世也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寰宇記作西南)有翟泉周廻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漢魏泳照曠注云一作泳)辨其魚鱉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漢魏尹下有晉字)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漢魏山)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漢魏良照曠九)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漢魏山)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漢魏無山字)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温風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漢魏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如隱無觀字)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如隱作得霜即熟照曠注云一作得霜即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如隱作三公祖幹宣云云)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以為得其旨 歸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為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之一(如隱作洛陽城內伽藍記卷第一漢魏作伽藍記卷一終下皆同)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城東

明懸尼寺

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圍遶(漢魏迴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漢魏檻無下橋字)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橋(漢魏無橋字)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漢魏來)遊中土假(漢魏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為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漢魏無等字)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漢魏凝)閒堂前講內典(三字漢魏作所與內講四字)沙門打為時節孝昌(如隱照曠無此二字案綜以孝昌元年降魏)初蕭衍子豫章王(漢魏有蕭字)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鐘(如隱無鐘字)歌三首(歌下漢魏有詞字)行(漢魏無行字)傳於世綜字世(漢魏務照曠讚如隱空格案魏書蕭贊傳云字德文本名綜)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漢魏納)景暉及綜生認為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魏書贊)字世務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漢魏妹魏書亦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如隱照曠授)除齊(如隱徐)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尒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胡所汙(如隱漢魏無以上十二字)世隆怒之遂縊殺之(漢魏遂縊死之矣)

瓔珞寺

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地(如隱照曠池)董威輦(如隱照曠輩寰宇記亦輦)所居處里内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内士庶二千餘信崇三寶眾僧剎(漢魏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

有像一軀(如隱照曠有舉字)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如隱照曠炎光輝騰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

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撿以錯名放免惠凝具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如隱無十卷字)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漢魏無是字)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漢魏無一字)麁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諳(如隱緑君闇)誦閻羅王勑(漢魏曰)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漢魏異)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如隱漢魏覺下有寺字)禪林靈覺等(漢魏寺)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漢魏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如隱照曠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出建春(如隱照曠有南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如隱漢魏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如隱有魏朝時馬市漢魏即中朝牛馬市案水經注作馬市寰宇記云三市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羊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舊置丞馬皆無牛字)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

民里里内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 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漢魏也)

魏昌尼寺

閹官瀛洲刺史李次壽所立也(案次壽名堅)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漢魏臨東)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葢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為太康初(漢魏所)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搉(如隱推漢魏確)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 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内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漢魏無此字)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率已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遂捨宅(漢魏無宅字)為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為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二字如隱作尋逐之三字)問晉朝京師(漢魏民)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漢魏無宅字)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漢魏君)惡凡諸史官皆是(漢魏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漢魏無人字)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如隱照曠耳)及其(漢魏無其字)死也碑文墓誌(如隱志)莫不(二字漢魏作必字)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官(漢魏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綠君楩)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甎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照曠蚤)晚造逸云(漢魏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漢魏有之字)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漢魏綠君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如隱漢魏餘)半常(如隱照曠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義(如隱漢魏綠君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

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漢魏無此二字)號為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漢魏處下有也字)

莊嚴寺

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為租場里内有駙馬都尉司馬恍(漢魏洗案魏書有司馬不尚主司馬氏尚主者無恍名不知名誤抑官誤)濟州刺史介(如隱分)宣幽州刺史李真奴(案魏書李訢小字真奴為徐州非幽州)豫州刺史公孫驤等(漢魏無等字)四宅

秦太上君寺

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集證本補外字)二里(漢魏無此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内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如隱詔漢魏空格魏書亦韶)祕書監(漢魏無監字)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此句漢魏在下亦有千數句之下)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主(如隱漢魏綠君王)孫皓宅李韶(漢魏空格)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如隱漢魏無儀字)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徧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數下漢魏有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十一字)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温子昇子昇(如隱漢魏不重)曰聞至(照曠子)尊兄彭城王(漢魏無此五字)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内無青州假令家道惡(漢魏空格)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内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漢魏空格)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漢魏濃下有泗譬二字)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如隱照曠有)在京邑聞懷甎慕勢咸(漢魏惑)共恥之惟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營立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漢魏孔)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為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言(漢魏苗莠)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

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外御道西(漢魏南照曠注云一作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内有典虞曹(漢魏空格)簷宇清(如隱精)淨美於叢(漢魏景)林眾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漢魏青)楹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漢魏無上字)有侍中崔光施錢四(照曠注云一作七)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漢魏招)德里里内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四字漢魏作七兵書三字)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漢魏空格)服翫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逶(如隱照曠遞)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烟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

今偏重(漢魏干童)者愛(漢魏無愛字)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
然則純樸之體　與造化而津梁(如隱勉)
濠上之客(如隱空格)　柱下之吏
悟(如隱卧)無為以明心　託自然以圖志(漢魏治)
輒以山水為富　不以章甫為貴
任性浮沉　若淡兮無味
今司農張氏　實鍾(漢魏踵)其人
巨量煥(如隱接)於物表　夭矯洞達其真
青松未勝其潔　白玉不比其珍(漢魏稱)
心托空而栖(如隱捂)有　情入古以如新(漢魏心)
既不專流蕩(漢魏宕)　又不偏華尚(如隱上)　卜 居動靜之間　不以山水為忘
庭起半丘半壑　聽以目達心想
進不入聲(漢魏為身)榮　退不為隱放
爾乃決石通泉　拔嶺簷(如隱照曠巖)前
斜(漢魏空格)與危雲等並(如隱曲)　危與曲(漢魏典)棟相連
下天津之高霧　納滄海之遠烟
纖列之狀如一(如隱綠君一如)古　崩剝之勢似千年
若乃絕嶺懸坡(漢魏波)　蹭蹬蹉跎
泉(如隱無泉字)水紆徐如浪峭　山石(如隱無石字)高下(漢魏不高)復危多
五尋百拔(漢魏援)　十步千過　則知巫山弗及　未審(如隱無此二字)蓬萊如何

其中煙花露(漢魏霧)草　或傾或倒(漢魏照曠)
霜幹風枝　半聳半垂
玉葉(漢魏蔭)金莖　散滿堦墀
燃目之綺　裂(漢魏作然綺目之色列)鼻之馨　既共陽(漢魏綠)春等茂
復與白雪齊清
或言神明之骨　陰陽之精　天地未覺生此　異人(漢魏人鬼)焉識(漢魏職)其中
羽徒紛(漢魏分)泊　色雜蒼黃
綠頭紫頰　好翠連芳
白鴒(漢魏鶴)生於異縣　丹足出自(漢魏於)他鄉
皆遠來以臻此　藉水木以翱翔
不憶(漢魏意)春於沙漠　遂忘秋於高陽
非斯人之感至　伺候鳥之迷方
豈下(漢魏不)俗之所務　入(漢魏入下有有字)神怪之異趣(綠君趨)
能造者其必詩　敢往者無不賦
或就饒風(漢魏堯封)之地　或入多雲(照曠雲多)之處
氣(漢魏空格)嶺與梅岑　隨春之所悟(漢魏空格)
遠為神仙所賞　近為朝士所知
求解脫於服佩　預參次於山陲(預漢魏務陲如隱垂)
子英遊魚於玉質　王喬繫鵠於松枝(漢魏有歌字)
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漢魏無歌字)此處態多奇
嗣宗聞之動魄　叔夜聽此驚魂
恨不能鑽地一出(漢魏出一)　醉此山門
別有王孫公子　遜遁容儀　思山念水　命駕相隨
逢(漢魏峰)岑愛曲　值石陵欹
庭(如隱無庭字)為仁智之田(漢魏由)　故能種此石山
森羅(漢魏列)兮(漢魏兮下空一格)草木　長育兮風煙
孤松既能却老　半石亦可留年
若不坐卧兮於其側　春夏兮其遊陟
白骨兮徒自朽　方寸心兮(漢魏無此二字)何所憶

平等寺

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漢魏無王懷也三字)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換以他綿(漢魏

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溼如此三月乃止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漢魏陁)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尒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漢魏無崩字)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惟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尒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無聞(漢魏無疎字政字聞作間)逼禪與(漢魏位)廣陵王恭恭(如隱不重)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郎見元乂秉權(漢魏有輔字)政(漢魏有多字)歸近習遂佯啞不語(漢魏無此二字)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漢魏無此二字)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照曠釬)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漢魏無復字)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漢魏無乃字)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漢魏往從)龍華寺至是(漢魏無是字)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如隱乏空格主作王)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陜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漢魏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聚輕俠左右王(漢魏王)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鉗齒(漢魏剖作割鉗齒作齒劍)豈直金版(如隱照曠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如隱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眾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薄寡(漢魏寡薄)本枝疎遠豈宜仰異(漢魏冀)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如隱無遭字多下空格)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曆數允集歌訟(漢魏詞)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其(漢魏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漢魏照曠綠君重此三字)恭讓曰天命至重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漢魏齊)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先(如隱光)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漢魏忝)乞收成旨 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凡恭(神人如隱照曠人神凡恭漢魏恭凡)讓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叙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如隱無故字)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漢魏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照曠賜)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為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

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漢魏設)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忠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强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既有忿言(漢魏無以上十七字照曠注云一本無季明不避强禦十七字)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照曠五注云一作仵案魏書尒朱兆傳作下都督史仵龍官異)龍平北將軍楊(照曠注云一作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如隱領)侍中源(漢魏原)子恭鎮河内及尒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眾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屋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尒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照曠瑗上無空格)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如隱照曠無帝字)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罪亦(如隱有)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漢魏無復字)入朝輒專擅國權兇慝滋甚坐持臺省(漢魏持作符省下有掾字)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己南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為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漢魏無宣字)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為侍中斛斯椿所逼(如隱漢魏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

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如隱照曠綠君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尒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為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如隱照曠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夤(照曠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如隱照曠寺照曠注云一作市)所(所上如隱照曠有市字)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市(如隱綠君寺)也景仁住此以為恥遂徙居孝義里(漢魏無里字)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漢魏人)甚厚褒裳(漢魏衣)渡於江者

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惟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昞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如隱照曠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墊(照曠熱)攢育蟲蟻壖土瘴癘蛙黽(漢魏龜)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抒首之貌文身之民禀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如隱沽)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漢魏言)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漢魏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漢魏空格)龍滔母於後悖(如隱漢魏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滔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漢魏來)沾(如隱沽)禮(漢魏言)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漢魏如)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如隱常)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如隱照曠凌)百王而獨高豈(漢魏宜)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遜以至於(漢魏無於字)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漢魏有於字)奔發杜口流汗含(如隱合)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漢魏遇病作遂憑下空四格又無訪人解治等十六字)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蓴(漢魏鱒)羹啧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梹(漢魏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如隱照曠手照曠注云一作急下同)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　頭(鬼下漢魏空二格無頭字)猶修網魚漉鱉(漉漢魏灑)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漢魏藕)捃拾(漢魏捨)雞頭蛙羹蚌臛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如隱洗)湘江漢棹遨遊隨波遡浪噉喁沉浮白紵(如隱照曠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急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揚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二字漢魏空格)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如隱不重)用為司州刺史(用下漢魏有其字)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漢魏忌)怪而(如隱漢魏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漢魏中)此中(漢魏無中字)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如隱照曠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如隱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 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背偽(漢魏魏)來朝明(漢魏無明字)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漢魏宋)州刺史謚烈(漢魏空格)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漢魏甜)自得立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如隱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如隱仁)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

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籍(漢魏藉)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如隱無諸字)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漢魏儀)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如隱漢魏無元字)年廣陵王元(漢魏此二字空二格)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漢魏衣下空一格)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如隱無初字)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超(綠君兆)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如隱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尒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漢魏植)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漢魏不重)人謂胡兄弟相毆(漢魏無毆字)鬬而來觀之乃豬也即捨(如隱照曠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之二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城南

景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漢魏無也字)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漢魏作縣臺觀光照曠亦同)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如隱無此四字)交疏(漢魏疎)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内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如隱照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漢魏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漢魏仰)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如隱無或字)青鳧白雁沉浮(照曠浮沈)於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如隱照曠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漢魏有部字)曹錄像凡(漢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二字如隱作八月節三字)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漢魏作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躡(漢魏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如隱照曠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漢魏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如隱照曠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漢魏得)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如隱照曠中)解褐為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後(漢魏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如隱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漢魏辭請懇至涕綠君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如隱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漢魏前革後沿照曠格下注云一作革詔下注云一作沿)自相與(照曠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温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漢魏復)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漢魏或

照曠注云一作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漢魏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

大統寺

在景明寺西即(漢魏無即字)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案寰宇記作尚書高顯業)每(漢魏每下有於字)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漢魏千照曠注云一作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漢魏有以世二字)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政聞其得金就略(如隱洛緑君落)索之(漢魏無之字)以二十(漢魏十二)斤與之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如隱照曠連下條)

東有秦太上(如隱師)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漢魏黃)姨所建(漢魏造)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並門(漢魏有俱字)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如隱照曠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所立者(如隱照曠作漢武帝)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漢魏有作字)者至我(漢魏無我字)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牖四闥汝南王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漢魏夜魏書野)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漢魏無隊字)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漢魏有師字)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二字漢魏作水鄉即三字)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漢魏公照曠注云一作公下同)來問從何而來徬(漢魏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漢魏備具)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涤波東傾(漢魏綠水漣漪)惟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

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漢魏道)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漢魏無將字)蔡邕筆之遺跡也

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如隱綠君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如隱綠君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如隱空格漢魏無存字)高祖題為勸學里里内(如隱漢魏無内字)有大(如隱文)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如隱穎照曠注云一作穎)週(漢魏周)廻有園珍果出焉有(照曠注云一作如)大谷(漢魏無此二字照曠作含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如隱漢魏無此十二字)如(如隱無如字)承光之柰(漢魏無此四字)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如隱照曠連下條)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内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恭懿琅琊人也(照曠無也字)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如隱論照曠製)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漢魏無因字)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照曠無以字)贈之其詩曰:

本為箔(漢魏簿)上蠶　今(照曠注云一作無)作機上絲
得路逐勝去　頗憶纏綿(照曠注云一作絲)時

公主代肅答謝云:

針(漢魏鍼)是貫線(漢魏綿)物　目中恒任絲
得帛縫新去　何能納故時

肅甚(漢魏有有字照曠注云一本多有字)愧謝之(如隱有色字照曠注云一本多色字)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如隱卑)身素服不聽音(如隱無音字)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漢魏無物字)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如隱道)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巵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漢魏即)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漢魏作魚羹何如茗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漢魏是)水族(綠君旌)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如隱照曠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漢魏甕)注[土*瓦]屠兒割肉與秤(漢魏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如隱絕)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漢魏無字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鐘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漢魏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如隱照曠縞下仝)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漢魏臭)之夫里内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漢魏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漢魏飲焉)後蕭衍

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為之(漢魏無之字)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雖(如隱照曠無雖字)生於水鄉而立身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皆(漢魏大)笑焉

龍華寺

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如隱恩)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照曠二)寺園林茂盛莫之與(漢魏與之)爭(漢魏連下條)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為勒銘(如隱汭頌)其辭曰:

浩浩大川　泱泱(如隱綠君決決)清洛
道源熊耳　控流巨壑
納穀吐伊　貫周淹亳
近達河宗　遠朝海若
兆(漢魏非)惟洛食　實曰(如隱綠君同)土中
上應(漢魏映)張柳　下據河嵩
寒暑攸叶　日月載融
帝世光宅　函夏同風(如隱照曠□函下風漢魏函夏□風)
前臨少室　却負太行
制巖東邑　峭崟西疆
四險(漢魏驗)之地　六達之莊
恃德則固　失道則亡
詳觀古昔　列見邱墳(如隱照曠詳觀古列考見邱墳漢魏古下空一格)
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
周餘九裂(如隱綠君列)　漢季三分
魏風衰晚　晉景雕曛
天地發揮(漢魏輝)　圖書受命
皇建有極　神功無競
魏籙仰天　玄符握鏡
璽運會昌　龍圖受命
乃睠書軌　永懷保(如隱寶)定
敷茲景跡　流美洪謨(漢魏模)
襲我冠冕　正我神樞
水陸兼會　周鄭交衢
爰勒洛汭　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沖天勢永橋以南圜(漢魏圓)立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

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如隱無以上二十一字)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偽齊建安王(漢魏無王字)蕭寶夤(如隱照曠寅)來降封會稽公為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列(如隱空格)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漢魏無元字)年蠕蠕主郁久閭阿那肱(如隱□□至都久閭阿那肱漢魏年下作芮字芮下空一格照曠肱下注云史作環下同案魏書蠕蠕傳姓郁久閭氏肱作瓌)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漢魏無之字)下可班那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漢魏有之字)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欵(如隱照曠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漢魏無謂字)盡天地之區已(漢魏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如隱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如隱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漢魏為)永橋市(漢魏寺)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如隱照曠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綵(漢魏彩)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則(如隱漢魏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如隱侯)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如隱照曠無滅字)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集證改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如隱誠)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漢魏育下無盲字)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漢魏育羆)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漢魏鏁)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如隱胡)以波斯道不可送(漢魏無送字)達遂在路殺(漢魏却)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以違旨 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

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塼范明友家奴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

為異也后即(如隱照曠無即字)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如隱照曠名涵字子洪)博陵(漢魏令)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如隱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有十二年(如隱照曠無下字有十作十有)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秀携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携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字子涵(如隱照曠無一字字字)年十五而死秀携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携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携送涵回(漢魏向)家暢聞涵(漢魏無涵字)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如隱照曠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漢魏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漢魏兵刃)之屬常走於逵路遇(漢魏無遇字)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如隱綠君太)市北奉終里里内之人多(漢魏無多字)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漢魏有兵字)京師聞此柏木踴貴人疑賣棺(漢魏無棺字)者貨涵發此(如隱照曠有等之二字)言也

高陽王寺

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漢魏有傍字)雍為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輿(漢魏無輿字照曠注云一本多一輿字)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宫白殿丹楹(如隱照曠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如隱反照曠仄注云一作峻)宇轇轕週(漢魏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如隱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漢魏無之字)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漢魏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漢魏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漢魏霄)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如隱日)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如隱照曠日)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常無肉味(如隱亦常無肉)止有韭菹(漢魏薤)崇客李元佑(漢魏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漢魏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漢魏無為字)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漢魏無曲字)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如隱漢魏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漢魏無美字)姬一名脩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豔姿善(照曠作尤善作三字)么(如隱火下同)鳳舞

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如隱原)聞此遂常令徐綠水么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内潁川荀子文(如隱作里内荀穎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漢魏婉)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照曠注云一作文)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漢魏予)問子文曰荀生住在(漢魏無在字)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如隱作何往曰往城南照曠注曰一作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漢魏無南字)有四夷館(漢魏夷下有里字)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漢魏無言字)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

在城西即漢之躍龍園(如隱閣)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座(漢魏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之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城西

沖覺寺

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臺(漢魏池)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漢魏民)至於清晨美(如隱照曠明)景騁望南(漢魏祖)臺珍羞(漢魏奇)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如隱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兎園(漢魏苑)之遊陳思慚崔臺之讌(如隱照曠燕)正光初元乂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如隱子)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如隱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吹虎賁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如隱照曠無郎中二字)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徙(如隱從)王國三(漢魏無三字)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如隱無徽字)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如隱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如隱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尒朱榮恐事不果請(漢魏謀)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未(如隱照曠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如隱照曠已)不徽曰婦人生產(如隱婦生產子照曠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詔(如隱照曠特無詔字照曠注云一本作持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漢魏盈)於色遶(漢魏兼)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如隱升)曰陛下色變帝連(漢魏無連字)索酒飲

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尒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冠祖仁祖仁(漢魏不重)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故(如隱無校字以作少漢魏無故字)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如隱照曠時)聞尒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漢魏有哉字)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黃(漢魏無黃字)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漢魏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漢魏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欵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如隱照曠五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漢魏無致字充作滿)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衒之曰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如隱漢魏禍)之門殃所畢集(漢魏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託夢增(漢魏增下有徽字照曠增作徽)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如隱照曠無其字)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

東王典御寺閹官(如隱有楊字)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惟桃湯獨造(如隱照曠所建)僧寺世人稱之(如隱無之字)英雄門有三層浮圖(如隱屠下同)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為人實(如隱照曠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

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漢魏人)長丈六項背(漢魏皆)日月光明金(漢魏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如隱無經字)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如隱從)後百姓塚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機(漢魏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漢魏言下空二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栗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

尒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如隱照曠有亦字)有洛陽(漢魏無陽字)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如隱照曠作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漢魏經月餘)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如隱照曠無初字)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光寶(如隱照曠寶光下同)寺

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漢魏埋)滅惟(漢魏有有字)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漢魏堂)前五步應有一井眾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如隱綠君池)平衍菓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菱(漢魏芙)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漢魏傍)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漢魏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普泰末雍州(如隱西)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

西域烏塲(漢魏陽)國胡沙門曇(如隱照曠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墻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如隱無所字)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如隱照曠有寺字)一所工制(照曠製)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漢魏塗)飾丹素(照曠青)炫(漢魏發)彩金碧(如隱照曠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如隱照曠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照曠樹)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呪神驗閻浮所無(漢魏有也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為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齎(漢魏賣)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漢魏無令字)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如隱恬)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如隱照曠齊珍金貂曜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林泉(漢魏山林)又重賓客至春風扇柳(如隱照曠楊)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如隱綠君响)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如隱照曠飲)其玄奧忘其褊悋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漢魏有常字)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如隱秋照曠注云一作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惟河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如隱日照曠注云一作日)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

尒朱兆入京師彧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廻八里市東(如隱無東字照曠注云一多一東字)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漢魏尺)餘景明中比邱道恒立靈仙寺(漢魏無寺字)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如隱照曠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市東有通商達(漢魏逵)貨二里里内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漢魏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内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漢魏肆)二里里内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如隱虐照曠注云一作虐)吏充斥賊帥万俟(如隱綠君侯)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為之(如隱無之字)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如隱無歌字)曲於後聞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如隱照曠早)著為國展力二(漢魏三)十餘年攻無全(漢魏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如隱場)常(如隱照曠無常字)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如隱無此二字)單馬入陣旁(漢魏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棖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漢魏中)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漢魏無子字)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為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内之人多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漢魏羲)以甕貯酒曝(如隱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如隱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至藩(漢魏番)路逢刦賊盜(如隱綠君逢路賊盜照曠無刦字)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為(如隱因復命照曠因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舂醪市北有(如隱漢魏無有字)慈孝奉終二里里内之(漢魏無之字)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輀(漢魏輬)車為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卧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漢魏毛上有三字)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漢魏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於道(如隱照曠無此二字)路人見而近之皆被截髮(漢魏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着(漢魏著)綵衣者人皆指為(漢魏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漢魏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對出如隱空格)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綈衣(錦漢魏緹綈漢魏裳)五味

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如隱照曠無議字衣字)金銀錦(漢魏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如隱綠君連下條)
準財里内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如隱綠君約)河内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漢魏向)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漢魏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變(漢魏化)為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漢魏丑下同)多以償金(漢魏無金字)色焉(照曠無焉字)馬氏悟覺(漢魏無馬氏二字悟覺作覺悟)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惟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然(漢魏有)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内咸聞香氣僧(漢魏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綠君慎案魏書作瑱)聞里内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如隱照曠無里字)為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如隱照曠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為壽邱里皇宗所居(漢魏立)也民間號為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漢魏珠)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漢魏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漢魏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漢魏無此二字)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漢魏行)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績為繩(如隱以金五色績為繩漢魏以金五色續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壟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照曠無之字)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冦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漢魏其)次有七百里者(漢魏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瑣(漢魏鏁)環(照曠鐶)諸王服其豪富琛常(如隱照曠無常字)語人云晉室(漢魏無此二字)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如隱漢魏掖)畫卵(如隱卯漢魏茆)雕薪況我大魏天潢(如隱漢魏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之上列錢青鎖玉鳳銜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漢魏以上十五字在西域而來句下又無酒器二字)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漢魏無盃字琉字璃作[王*禽])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漢魏自)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如隱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内繡繒(漢魏緹)紬(如隱照曠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漢魏越葛作葛越絹下有布字數作勝)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

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卧三日不起江陽王(漢魏無王字)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如隱照曠無於字)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漢魏無積字)於廊者不可較(漢魏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如隱照曠絹上有負字)任意自取朝臣(漢魏廷)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漢魏空格)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漢魏無以上八字)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漢魏投)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邱里間(如隱綠君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漢魏凌作臨八上無初字)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漢魏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漢魏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漢魏空格)磴嶕嶢朱荷出池(如隱也漢魏地)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如隱樹上空格漢魏作飛梁跨樹層閣出雲)咸皆唧唧(照曠嘖嘖)雖梁王兎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

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幼而(如隱緑君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漢魏故)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鬱起同(漢魏周)謀略弟兄四人並罹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如隱右)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在(漢魏無在字)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漢魏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為中山王食邑千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吹一部劍卒千人略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漢魏重略字)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叙(漢魏收)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漢魏繡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漢魏敬禮)如此比(如隱如親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盤(漢魏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殉(漢魏狥)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施擔為梁今便言旋闕下(漢魏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漢魏陽下有王字國下無既字)廣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

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

融覺寺

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漢魏無一字)里比邱曇謨最善於禪(漢魏義)學講涅槃華(如隱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漢魏義在大上)每彈指讚(漢魏贊)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之(照曠無之字)於西域西域(如隱不重)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大覺寺

廣平王懷(漢魏環)捨宅也(漢魏無也字)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如隱照曠禪)皐顯敞實為勝地是以温子昇(如隱升下同)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如隱照曠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甎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昇以為文也

永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如隱藥漢魏洛)土宣武(如隱照曠世宗)故立此寺(漢魏有俾字)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松(漢魏樅)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耕耘(如隱陲作垂下空一格漢魏無耕耘二字)績紡百姓野居邑屋(居漢魏店屋漢魏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漢魏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漢魏嘗)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陁至焉(如隱沙門焉子善提拔陁漢魏善作菩皆無至焉字)自云北行一月(如隱照曠有日字)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漢魏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強(漢魏無強字)大民戶殷富(如隱綠君無富字)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如隱梹)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至揚(如隱綠君楊)州

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京師(如隱不重)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集證改占)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為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如隱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海(如隱照曠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有宜牛里里内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内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漢魏無以上十八字)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如隱綠君事)待物無遺夙(漢魏尤)善玄言道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佛(漢魏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挺榮(漢魏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如隱善)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伎(漢魏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漢魏有時)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照曠有為字)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 歸恒(漢魏前)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為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漢魏俠)紵(如隱照曠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漢魏聽)須臾彌寶座(如隱照曠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座四向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漢魏無而字)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如隱照曠訛語)號為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為名昔都水使者陳勰(如隱照曠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之四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城北

禪虛寺

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漢魏無有字)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如隱無渠字)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在(如隱無在字)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生(漢魏在)焉

凝圓(漢魏疑玄)寺

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漢魏燦案魏書作粲)所立也在廣莫(漢魏無莫字)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案史通補注篇云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也則衒之此記本自有注不知何時併入正文遂至不能分別此注字之幸存者自此至下文不可勝數句當是凝圓寺注文鉤沉本以此下一句為正文)即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漢魏直)母亡捨以為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漢魏麗精)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漢魏無士字)來遊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如隱景)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如隱幾)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照曠曰上有之字如隱綠君城上有陽字)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漢魏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惟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漢魏能照曠注云一作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漢魏闕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漢魏遇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漢魏此照曠注云一作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案漢魏無雲字)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以上二十三字漢魏無)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漢魏聞訪)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惟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漢魏治政)多為夷法從吐(如隱土下同)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漢魏無至字自字)立為王

為吐谷渾所吞(漢魏居)今城内主(如隱無此二字)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如隱中上空一格圖作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漢魏有末字)城傍(照曠旁)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為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幺+女](漢魏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眾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漢魏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供灑掃人(漢魏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漢魏無即字)得陰愈後人於此(如隱照曠無此字)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漢魏像照曠注云一作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如隱幡作幅下同無多字)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惟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如隱照曠秦)時幡從捍[麼-幺+女]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漢魏無至字)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髠(如隱漢魏劈)面以為哀戚髮長四(漢魏五照曠注云一作五)寸即就平常惟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如隱無胡字)將一比丘名(如隱漢魏石)毘盧旃(漢魏毘作昆旃作旃下同)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如隱吳)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照曠曰)令(漢魏使)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漢魏有聲字)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為佛從空而現(漢魏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漢魏今之覆瓦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漢魏非皮綵如隱非皮非□)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如隱無國字)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漢魏果)甚豐食則麵麥(漢魏麥麩照曠麵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婆(如隱照曠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漢魏月)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漢魏猛)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漢魏無位與二字)向烏場(漢魏萇)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照曠無之字)中盡(漢魏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如隱綠君復呪池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如隱不重)即(漢魏有位字)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漢魏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漢魏危照曠注云一作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

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漢魏匪)險崤關壠(漢魏隴)坂方(漢魏對)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漢魏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漢魏有入西海三字照曠注云一本多入海二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漢魏而)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漢魏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案北史亦鉢和)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嚩(如隱照曠十月之初至嚩如隱綠君嚩)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為屋(漢魏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温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歲(漢魏無為字歲作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勑勒(盡綠君書勒如隱[勒/心]綠君懃漢魏勤)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漢魏貢)王居(如隱照曠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氍毹(漢魏氈數)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漢魏無四字)金鳳凰為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惟有此法不見音樂嚩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如隱垂下)狀似寶蓋(漢魏重蓋字)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嚩噠國去京師(漢魏無師字)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如隱漢魏無土字)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漢魏絕)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如隱難艱)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漢魏無此二字)漸出葱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漢魏無國字)鐵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如隱照曠有耳字)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集證加里字)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漢魏洲)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照曠上漢魏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物雖遠土風猶存(漢魏大風猶從)國王精進(如隱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如隱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地(漢魏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漢魏作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漢魏無以上十九字)

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處(漢魏無處字)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 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管輅善卜 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漢魏恚)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漢魏縱)明見至於細縷亦彰(於照曠如彰如隱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漢魏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漢魏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漢魏生即)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漢魏十照曠註云一作十)軀王年常大會皆在(二字漢魏作于一字)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照曠餵)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漢魏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綠君休)國剝皮為紙拆(漢魏折下同)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漢魏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温風(如隱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漢魏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漢魏屬)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為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女*去](漢魏妩)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盲(漢魏綠君育綠君注云一作盲照曠盲注云一作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漢魏無對字)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照曠注云一作養)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如隱照曠飡)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如隱目)入神定維那輓(漢魏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漢魏金箔貼)之隔小(如隱照曠山)嶺有婆奸寺夜乂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乂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

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嚩嗹所滅遂立勅勒(同上)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漢魏暴凶)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漢魏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如隱罽)賓爭境連兵戰鬬已歷三年王有鬬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漢魏手捉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漢魏山)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未(如隱照曠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漢魏嶮)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漢魏無答字)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漢魏論)道路雖險未敢言(漢魏告)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漢魏損敝)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漢魏謂作見人下有謂字)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如隱氷)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嚩(如隱照曠緑君嚩案當從上文作嚩)嗹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親(如隱照曠無親字)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跋(漢魏不重)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漢魏無羅字)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漢魏素)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漢魏日照曠注云一作日)至辛(漢魏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如隱年下空格)以肉濟人處起塔為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漢魏無十字)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眾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内圖太子夫妻以男(漢魏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漢魏有石字)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漢魏藥下同)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漢魏此)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漢魏有迦字)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如隱漢魏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偈王怪此童子(漢魏有即此童子四字)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漢魏無止字)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如隱照曠木)為陛階砌櫨(照曠櫨漢魏楹)栱上構眾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漢魏棖)高三尺金盤(如隱照曠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

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冀塔(漢魏垢)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冀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冀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葢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漢魏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如隱無樓字)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如隱物)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如隱綠君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珍(如隱真)珠為羅網覆於(漢魏無於字)其上(漢魏有於字)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漢魏一)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即(如隱照曠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漢魏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如隱綠君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如隱無處字)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漢魏昆)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漢魏鍮)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如隱漢魏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同上)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漢魏藥)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漢魏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如隱裝)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貼(如隱漢魏無貼字)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如隱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窟入山(如隱照曠有窟字)十五步四面(漢魏無面字)向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漢魏無此二字)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漢魏無有字)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如隱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為七塔(如隱照曠有七字)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如隱照曠元)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漢魏連下條)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十萬九(漢魏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闕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如隱漢魏無寺字)嵩高中有閒(如隱闕)居寺栖(綠君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如隱照曠升)道寺(漢魏有栖道寺三字)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之五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劉知幾史通作羊衒之晁公武讀書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楊與今本合疑史通誤也其里貫未詳據書中所稱知嘗官撫軍司馬耳魏白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敘故蹟以成是書以城内及四門之外分敘五篇敘次之後先以東面三門南面三門北面三門各署其新舊之名以提綱領體例絕為明析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迹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修之傳秦人事即用此書趙逸一條如幾引據最不苟知其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即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詩為是書之瑕纇耳據史通補註篇稱除煩則意有所悋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註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也則衒之此記實有自註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註者則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宗祥案四庫提要予所見者文淵文津文瀾三閣各有異同以坊刻校之亦多不合不知坊刻當時據何閣疑是文宗也此篇據刻本錄出北面三門當係西面三門北面二門之譌脫又引古詩西北有高樓者乃清河王懌之樓在沖覺寺條下非高陽王雍也)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顧高宗以北地質魯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為希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釋氏而少之也

湖南毛晉識

右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考作二卷陳氏云衒之以尒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予又攷高僧傳載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其白馬名寺又不同故並錄之以補斯記之闕

汝上王謨識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本内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於市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板影寫者行間字面為朱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諸書其書無可考者以意為之空白處妄自填補大失本來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真偽雜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為最劣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胡盧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顧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莛以此也家刻原稿更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宜增入注一作者即肊改字也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跡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之不幸而今日者又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漫識於此并戒後之讀我書者

柔兆執徐之歲如月十日鐙下毛扆識

予嘗讀史通補注云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悋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某書云云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即所舉之一也知衒之原用大小字為分別今一概連寫是混注入正文矣意欲如近者全謝山治水經注之例改定一本旋因袁壽皆所手校者去未得施功此臨毛斧季校續得諸書賈斧季多見舊刻名鈔亦懵然不知有大小字之可見其誤已久惜予牽率乏暇汗青無日聊標識于最後願世之通才依斯例以求之

嘉慶十三年正月思適居士顧廣圻記

曩者顧文澗萍嘗病今世通行本伽藍記綱目混淆子注羼雜謂紫貴曰子多暇日能重為分晰一如劉氏知幾之所云乎從事經季悉心推究中間輟業未有所成吳甥次平乞假南旋娛親之暇兼治此書歲籥

一周定本遂出大略所據者如隱堂本所參考者何氏毛氏本復旁及于御覽廣記法苑珠林所引隻字片言咸為比校疑文訛句論斷獨伸遂廼條舉件繫成集證一卷復繪圖一篇列諸簡端余既自悼無成又惜顧文病廢不出無由商確義例而甚喜次平好學深思有功於古人匪淺也爰識數語以為緣起云

道光甲午三月朔日長興朱紫貴書于吳門楓江草堂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洵乎軼符秦而跨江左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為之一衰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尒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其叙錄伽藍始于閶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逶而西則為建中長秋瑶光也東則景樂逶而東則為昭儀修梵嵩明也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真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由南而西西明門則沖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閶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凝覺在其東也由此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此其次第也昔劉知幾言衒之此記定彼榛楛列為子註後人合并不可復辨暇日流覽意存復古忘其淺陋重為分析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麤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一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洛陽伽藍記無好本惟道光甲午錢塘吳氏若準校刻本為最善亂後板佚印本罕傳光緒初余客大梁得一本於周穉圭中丞家欲刻未果適若準族弟抱仙刺史若烺署洛陽令方據漢魏叢書本重刻是書工既拙劣校者復以意竄改訛奪殆不可讀余以吳本寄之仍與書曰君家自有佳刻曷不覆之而刻何鏜本耶刺史得書喜甚乃因循未付梓人未幾受代去竟不果刻余索還原本則曰吾終當重刻以竟吾兄之志書暫留不遺失也又數年刺史卒此書遂不可復得壬寅冬遇繆筱珊太史於武昌語次偶及此書太史藏有二冊遂以一冊貽余乃亟刻之以餉學者撫軍陶齋尚書藏有袁綬階手校古今逸史本及汪梅坪校璜川吳氏本並假歸對校一過汪本謬不足據袁氏以士禮居所藏毛校如隱堂本讎勘與吳本同出一原雖小有異同不敢輒改懼失真

也仍錄袁氏所錄毛跋於後以備參考刻既成識其緣起於右獨惜刺史之不及見也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月既望義州李葆恂跋

嘉慶丁卯新正雨窗無聊借士禮居所藏毛斧季手校本讎勘之始能句讀並錄毛跋於後又借千里本覆校一過

二十有三日袁廷檮記

顧千里云案史通補註篇曰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賅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悋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南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云云依此是在唐時有正文有子注今本全為正文絕非其舊矣(毛跋已錄在前)

楊衒之結銜稱撫軍府司馬吳氏此本集證引法苑珠林作鄴都期城郡守足廣聞見以余考之則衒之終秘書監北平人也見廣宏明集第六卷史通作羊衒之當是傳寫之誤通考又誤襲之耳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從筱珊編修假偶識於卷端右順德李約庵侍郎所題余讀傳鐙錄云達摩住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 祖悉懇到即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為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衒之言行不概見錄之以資談助又御覽引逸文二條並錄於後俟後有治此書者采焉

癸卯七月十三日葆恂記

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為一卷曾 呈廬山遠大師大師嘆仰不已又呈劉遺民嘆曰不意方袍復有叔平方袍之語出遺民也(御覽六百五十五)

佛耶舍此云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與羅什法師情好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為人髭赤時號為赤髭三藏(仝上)

國朝諸儒鑒明季輕改古書之弊所刻書凡字句各異介在疑似者別為札記不改本書蓋其慎也吳氏集證與札記同余刻是書凡集證已出如范明友作友明高貴鄉公作高貴卿公祖瑩作祖榮雖灼知其謬俱仍之以存其舊集證不出庸是梓人之誤則元乂徑改元义集證高貴鄉公誤作貴高卿公則貴高互乙而卿字仍之其他類此者多有為舉其例如此

八月十二日猛堪校集證畢又記

洛陽伽藍記鉤沉序

昔唐劉知幾謂洛陽伽藍記定彼榛楛列為子注斯言已逾千歲而世行本皆刊於明代子注已雜入正文無復分別亦竟無人為料理出之此書遂不可讀矣近者之江吳氏創始為之畫分段落正文與注甫得眉目然究嫌其限域未清混淆不免雖少勝於舊編猶未盡夫塵障鄙人索居海上偶展此書覺有會於心乃信手鉤乙數則以後迎刃而解都已盡卷未敢謂足揆原編然較各本則有間矣錄而存之以備一家之云爾嗟乎衒之良史才也彼葢身丁元魏之季見夫胡后貪權廢長立少諸王酣豢縱欲養驕大臣無元良之佐宦寺逞城社之威文士優柔武夫跋扈遂以釀成河陰之禍故此書於爾朱之亂三致意焉逮夫鑾輅西行邦圻遷鄴元氏之局告終渤海之基方肇而衒之又所目覩黍離之悲無可寄慨乃於洛陽伽藍託其懷舊之思焉豈真為彼教之助乎宜其寥寥一篇孤行殆將千二百年而莫之能廢也殺青既竟更為條例敘之左方

- 古人箸書必有一定體裁北魏人箸述在者惟此暨水經注耳故今刊定此書全用水經注體裁
- 書記伽藍自應以寺為主而時事輔之故凡涉及寺事例高一格書而餘文坿之
- 名稱洛陽則凡市里亦概入正文高一格書之官寺亦然
- 凡涉及時人第宅亦高一格然必由里及居不復特出
- 此外坿注概為低一格書若坿注之外有楊氏案語則作夾行書所謂注中有注也
- 此書誤字極多有可考訂則再三斟酌而從其一若竟無可從而灼見其為某字間有以意定之者然必以△別之
- 此書各本互有不同吳氏別為考異今仿阮氏刻經疏例凡遇考訂之字旁以圈別之
- 楊氏此書意在借伽藍而存時事故於元氏諸王及公卿多述其行事而河陰一役言之尤詳今搜採魏書及北史凡書中人物皆略注其大概而它有足以引證此書者亦坿焉
- 吳氏書有圖一紙而小有未合今改訂而仍以冠於其首焉

乙卯春二月漯川居士唐晏敘於海上飛塵小住

洛陽伽藍記集證

錢塘吳若準譔

海寧張宗祥補

序

撫軍府司馬(各本皆同惟法苑珠林作鄴都期城郡守　宗祥案廣宏明集作祕書監右北平人)楊衒之(楊史通通考皆作羊隋志與此同)理在寰區(寰毛斧季本叢書何鏜本並作人)漢曰東中門(案水經註曰東陽門故中東門也此二字倒御覽作中東門是也)次南曰青陽門(案水經註陽渠水於城東隅枝分北逕清陽門故清明門也則凡青陽青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脫書水旁惟何氏本於城內修梵寺作清陽門不誤)遂以開陽為名(遂何本作因)魏晉曰津陽門(津何本作宣毛本註曰津一作宣按下句云高祖因而不改則何本作宣是也　宗祥案宣陽為南面中門津陽為南面西門已引水經註太平寰宇記證之在前此節本文疑當作次西曰宣陽門漢曰小苑門晉改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津陽門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云云各本皆有脫文而楊氏敘門自東而西酈氏註穀水所歷城南各門自西至東昔人不察遂至宣陽津陽莫能斷為二門)有銅璇璣玉衡(有字上何本有上字)當金墉城前(何本無當字)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按李善文選註引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又水經註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據此則嘗字當从何本作帝其上脫去魏明二字二字當从何本衍何本此下又有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十三字誤多宗祥案龍谿精舍鈎沉本據吳氏此作魏明帝造三層樓去地十丈下从何本作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廣莫門以西(廣字上何本有自字)所謂九軌(軌何作逵毛本註曰軌一作逵)

城內卷第一

在宮前閶闔門(按水經註曰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起南宮太極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此言宮前明非西面次北之閶闔門也)閶闔門御道東(各本門字下有一前字)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何本無司徒府三字)已遙見之(已遙何作遙已)金象三千軀(千何本作十毛本註云十一作千御覽引亦作十)布殫土木之功(各本皆無布字此疑衍)窮造形之巧(巧何作力)鏗鏘之聲(聲何作音)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字上各本多一殿字誤八字當是六字之訛)中長金象十軀(中字上何本有一人字誤)叢竹香草(叢何作翠)布護階墀(護何作濩)綺□青瑣(□各本作錢)□赫麗華(□毛作輝)皆亦如之(皆亦各本作亦皆)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何本拱字下有一夾字)惟樓二重(二各本作兩)景字永昌(字字何本脫去)為律學博士(按魏書

官氏志有律博士景本傳亦言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此學字疑衍)治書侍御史高僧裕(按魏書袁翻傳作高綽此舉其字也)譔集其議(議何作事誤)所箸文集(所上何本有一景字)胡世孝(各本俱作胡孝世)閻浮所無也(句上何多一偏字)極物境界(物當从各本作佛)合掌連日(合字上何本多一或字)至孝昌二年中(何本無中字)更鑄新瓶(鑄何本作著非是)今欲以鐵騎五千(騎各本作馬誤五何本作三)世跨并肆(毛本此句下有英武志略四字臆加)人各鑄象(人各何本作令別非是)蒼頭王豐(豐魏書尒朱榮傳作相)詢以為主(詢各本作約)假八議者(何本無假字八各本作入皆誤)惟黃門侍郎徐統(侍字何本無統當从各本作紘)長戟指闕(長何本作張誤)死者三千餘人(按魏書孝莊本紀云公卿以下二千餘人則此三字當从何本作二也)驚駭未出莊帝(何本脫以上二十字)并宅競竄(并各本竝作棄此殆因弃而誤)錄尚書事(各本此句下有餘官如故四字按下文有餘官皆如故句則此句明係後人臆加)正以穅粃萬乘(正何本作故)出卿於桎梏(出字下何本多一公字誤)共敘哀辛(辛字何本作悴)或□生素懷(□何本作訢毛本作貳)兼利是圖(兼各本作義非是)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榮當从各本作瑩郎字上各本有一侍字)來赴急(急字下何本有一難字)握手成列(列各本作別)顥與數千騎(千當从各本作十)為社民斬其首(社何本作村誤)帝恐(恐當从各本作怒)朕寧作高貴卿公死(卿當从各本作鄉)榮下車騎將軍尒朱陽都等(榮字下各本俱有部字)隆與妻鄉郡長公主(毛本妻字上有榮字鄉字上有北字按魏書孝莊紀是夜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則毛本有榮字是也又榮本傳榮妻北鄉郡長公主則毛本有北字是也)為榮追福齋(齋字上各本有一薦字)尒朱那律歸(那何本作弗綱目作拂)造濟生民(造當从各本作道)一日即得萬人(萬字下毛本有一餘字)便擊刺(便字下各本有一利字誤)李荀為水軍(按孝莊紀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此荀字或是苗字之誤或另一人無以辨之又按苗本傳梓潼人則與此言蜀人合也)建□元年(□各本作元又按孝莊紀世隆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則□當是明字各本作元非也)長廣王□晉陽(□各本作都)未謂兆得濟(各本竝作謂兆未得猝濟)不沒馬腹(沒何作及)冰橋宜於滹水(宜當从各本作凝)神祇所福(福何本作將)孟津由膝(由膝何本作由漆按二字疑有差譌)天道禍淫(淫何作盈)遂囚帝還晉陽(還何作送)錄尚書長孫椎(椎當從各本及魏書作稚)有火入地尋柱(何本作有入地柱火尋柱)　(永寧寺)
所謂延年里(所字何本脫)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庫字上何本有一武字宮字何本脫)西陽門內御道□(□各本作南是也)至孝昌二年(何本無二字按綱目太后反政在元年此作二疑缺誤也)無所歸趣(趣各本竝作聚)建義元年(義當作明)(建中寺)
負釋迦在虛空中(空字何本無)　(長秋寺)
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按此言城門所以別宮前之閶闔門也各本俱脫去城字誤也)東去千秋門二里(按水經註千秋門右宮門也)登之遠望(遠望各本竝作望遠)臺東有宣慈觀(有字何本無)去地十丈(十字上何本有一一字)殿前九龍吐水(九何本作有)向靈芝往來(芝字下何本有一臺字)來儀此寺(儀各本作依)投心入正

(校大品經八正曰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當作八)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十字下何本有人字)頗獲譏訕(訕各本竝作誚)洛陽男兒急作髻(男何本女)即魏氏所築(各本此句下皆多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二十二字)　(瑤光寺)

閶闔南御道西(校此處疑有脫誤子註言望永寧寺正相當則閶闔宮前之門也子註言西有司徒府則御道西當作御道東也)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各本井字上有義字數字下有十字)飲水庇蔭(蔭毛本作陰)至於大齋(大何本作六誤)舞抃殿庭(庭何本作亭)剝驢投井(投何本作扳)皆得食(食字下各本俱有之字)目亂睛迷(睛各本竝作精字)　(景樂寺)

東陽門内道北(内字下疑脫去御字)太北倉導官二署(北字當从何本衍)閹官之釐婦(閹字上各本俱有盡是二字釐當从各本作嫠)閻寺寵盛(閻各本作閹)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生何本作有)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殺字毛本無)暉其異之(其字各本及太平廣記所引皆作甚此當从之)有二菩薩(廣記引有字上有一并字)趺上銘曰(趺字下何本有一坐字誤也廣記所引與此合曰廣記作云)晉太始二年(太廣記引作泰)中書監(監何作令誤廣記所引與此合)時人咸云(廣記引無時人二字)荀勗舊宅(舊廣記引作故)應即殞倒(廣記引作即時殞倒)　(昭儀寺)

對交疏(疏何作窗)徒無比也(徒當从各本作從)　(胡統寺)

蒿明寺(蒿各本作嵩)菩提達磨(磨各本作摩)尚書右僕射李祚(李當从各本作郭魏書有郭祚無李祚也)尚書邢鸞(鸞魏書綱目竝作巒)掘此地者(廣記引無者字)輒得金玉寶玩之屬(屬廣記引作物)邢鸞家(邢字上廣記引有一時字)　(修梵寺)

巧構難加(難字下何本有一比字加字下何本有一以字)白頭一字景裕(校景裕一字白頭見魏書本傳此句疑有倒誤)通百氏(何作疏)洞底明靜(靜毛作淨)鱗甲潛藏(藏何作泳謬)中朝步廣里也(中字上何本有一晉字朝字下各本俱有一時字)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文字上疑脫去魏字)季秋巳辰(巳何本作良毛本作九校古人春秋修禊皆用上巳各本誤也)峰上有露寒館(露寒何作寒露)景陽山南(陽字下何本有一觀字)得霜即熟(各本竝作得嚴霜乃熟)公幹仲宣□其羽翼(□各本竝作為校明帝時劉王二人已衒之不應謬誤至此校水經註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立此當是刊本誤以文帝為明帝也陳耀文天中記据此以正善長之誤謬實失之矣)以蒿覆之故言苗茨(校魏書任城王澄傳次之凝閑堂高祖曰此葢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則苗字是茅字之誤也校文茨以茅葦葢屋衒之葢據之以釋碑蒿疑茅字之訛蒿[艹/臥]也即香蒿也不可以覆屋也)若旱魃為虐(虐各本作害誤)陽穀泄之不盈(穀當作渠)　(景林寺)

城東卷第二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樓當作橋各本俱誤)假因行役(假何作暇行各本作征非是)天下貢賦所聚也(聚字下各本有一蓄字)　(明懸尼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各本脫等字)寺南有租場里(各本無里字)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初字上何本有孝昌二字)遂造聽歌三首(聽字下當从各本補一鐘字歌字下何本有一詞字)行傳於世(行字何本無)綜字世□(□各本作讚)衍因幸景暉(幸何本作納)更改名曰讚(讚魏書作贊)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姊何本作妹校魏書贊本傳作姊為是)後除徐州刺史(據贊本傳徐疑齊字之譌)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此句下各本有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奴所汙十二字)遂縊殺之(何本作遂縊死之矣)　(龍華寺)

即中朝時白社池(池當从何本作地)眾僧剎養(剎各本作利)舉高三丈八尺(舉字各本竝無)炎光騰輝赫赫(何本作炎光輝赫)比邱惠凝(惠凝法苑珠林作慧嶷)死一七日(一法苑珠林作經廣記引無一字)還活經閻羅王檢(法苑珠林作時與五比邱次第於閻羅王所過經字廣記作云字)以錯名放免(法苑珠林作嶷以錯召放令還活)惠凝具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法苑珠林作具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邱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云是寶明寺智聖(聖法苑珠林作聰)坐禪苦行(法苑珠林坐字上有自云生來四字行字下有為業二字)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有比邱)是般若寺道品(是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云字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以誦四涅槃(各本作以誦四十卷涅槃法苑珠林作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廣記引作以誦涅槃四十卷此係脫落)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有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講涅槃華嚴(法苑珠林作狀註云講華嚴涅槃)領眾千人(法苑珠林領字上有恒常二字)閻羅王云(法苑珠林作王言句上有解釋義理四字)講經者(者字法苑珠林作眾僧下有我慢貢高四字)以驕凌物(法苑珠林作驕已凌物)比邱中(中字上法苑珠林有之字)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法苑珠林無此十一字)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闇誦(法苑珠林作最報王言立身以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立身廣記引作立道)閻羅王敕付司(法苑珠林作王言付司)送曇謨最向西北門(法苑珠林作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居舍皆異(異字各本及廣記引皆作黑)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復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中字下法苑珠林有一金字)閻羅王曰(法苑珠林無閻羅二字曰作云)志在禪誦(在法苑珠林作念)不干世事(于法苑珠林作預)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法苑珠林無此十六字祇有教化求則四字)既懷貪心(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無此四字)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法苑珠林無便是具足煩惱六字)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付司依式)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法苑珠林作還與最同入一處)有一比邱(法苑珠林作又有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寺字下法苑珠林有僧字明作真)自云出家之前(法苑珠林出字上有一未字)嘗作隴西太守(此句下法苑珠林有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舍家資十二字)即棄官入道(即字法苑珠林無棄作舍)曲理枉法(理法苑珠林作情)劫奪民財(民法苑珠林作人)假作此寺(此句上法苑珠林有以充己物四字)亦付司(法苑珠林作付司準式)青衣送入黑門(此句下法苑珠林有似非好處慧嶷為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王前過時意時人聞已奏胡二十九字)太后聞之(法苑珠林作太后以為靈異)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法苑珠林作即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嶷所陳)即訪寶明寺(法

苑珠林作訪問聰等五寺此句疑有差訛)城東有寶明寺(法苑珠林此句上有竝云二字)城内有般若寺(内廣記作中)問智聖(問字上廣記有并字)議曰人死有罪福(廣記無此七字)殿内供養之(内廣記作中)若私有財物(有廣記作用)居隱修道(居法苑珠林作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桉南字當从何本衍)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西何作南有魏時馬市何本作即中朝牛馬市桉此石橋即水經註所謂馬市石橋也言東所以別建春門外馬憲所造之橋也毛斧季謂世傳如隱堂刊本此卷内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晉太康元年至刑嵇康之所也二十三字以下文校之當是重文複出也)危行及於誅死(死字何本作也)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案閹官傳次壽李堅之字此稱字而不稱名殆以字行耶)東臨石橋(當从何本作臨東石橋)難可揚推(推各本作確)時有隱士趙逸(逸字下廣記有一者字)此宅中朝時(廣記作此是晉朝)時人未信(廣記未字下有之字)遂問寺之由(廣記作問其由)果得甎數十萬(廣記無十字)遂舍為靈應寺(廣記舍字下有一宅字)還為三層浮圖(還為二字廣記祇一造字)好事者尋逐之問(何本作好事者遂尋問廣記作好事者問)晉時民少於今日(時廣記作朝)皆遊其都邑(邑廣記作鄙)妄書生惡(生何作君誤)人問其故(廣記無人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莫不二字何作必字)盡生民之能事(廣記無盡字)為臣與伊皋等迹(伊皋廣記作伊尹)佞言傷正(佞各本作妄訛)搆文之士(搆廣記作作)李澄問曰(澄廣記作登)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廣記作未知何年所造)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廣記無而字長作延)今始餘半(餘各本作踰)帝給步輓車一乘(帝何本作嘗誤)崇義里(義各本作儀誤)時人號為三門(何本無時人二字)常在此處(處字下何本多一也字)　(瓔珞寺)

司馬恍(洸各本作洸案魏書有司馬之子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幽州刺史李真奴(案魏書真奴李訢小名范陽人終官徐州刺史此作幽疑傳刻之誤)公孫驤等四宅(等字何本無)　(莊嚴寺)

正號崇訓母天下(母字下各本有一儀字桉綱目魏延昌四年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居崇訓又桉當時太后至因以名焉三十二字各本俱在下文司空張華宅句下今移於此子注)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何本無二里兩字)冀州刺史李詔(詔以魏書考之當从各本作詔)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各本俱在下文亦有千數四字下明係錯簡今移於此)花林芳卉(卉何本草)永安中(中字上各本有一年字)臨去奉辭(臨去廣記作將行)私問舍人温子昇(句下毛本及廣記俱重有子昇二字)聞至尊兄彭城王(至毛作子誤何本脫去尊兄彭城王五字廣記聞字上有一吾字案此彭城王謂勰之嫡子劭也見本傳故曰至尊兄也)皆懷甎叩首(廣記皆字上有百姓二字)以美其意(意字李璧王荊公詩註引廣記作來字義似長)齊人外矯仁義(外矯廣記作庶幾)側肩競入(此句至慕勢最甚十八字廣記作促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即舍去言囂薄之甚也)甜然濃於四方(濃字下何本多泗譬二字)有在京邑(有何本作布)咸共恥之(咸何本作或)稷下儒林(儒何本作孔)苗莠自口(苗莠各本作莠言)　(秦太上君寺)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西何本作南毛注一作南)檐宇精淨(精各本作清)美於叢林(叢當从何本作景)施錢四十萬(四毛本注一作七)陳留李崇(毛本崇字下有一

侯字案魏書崇襲爵陳留公侯字或是公字之訛據高陽王寺子注則當作陳留侯李崇也)兵部尚書崔林(兵部尚書何本作七兵書案魏書百官志無兵部尚書官名列傳中亦無崔林其人惟列傳第五十七有崔休肅宗朝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据此當作七兵尚書崔休各本誤休為林何本又脫尚字也)張倫等五宅(倫續古文苑作綸)邐迤連接(迤何本作逶毛本作遞)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何本無昔字古文苑謂重字是衍文應刪)與造化而津勉(勉字當从各本作梁案津梁當作梁津協韻)濠上之客□柱下之吏(□各本無吏各本作史)卧無為以明心(卧當从各本作悟)實鍾其人(鍾何作踵)巨量接於物表(接各本作煥)又不偏華上(上各本作尚)進不入聲榮(何本入作為聲作身)拔嶺巖前(巖何本作檐)斜與危雲等曲(曲字各本作竝)纖列之狀如一古(如一各本作一如)水紆徐如浪峭山□高下復危多(何本作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毛本作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此水字上疑脫一字)五尋百拔(拔何作援)□□蓬萊如何(□□各本作未審)或傾或倒(倒各本作頹誤此與上草字協韻)玉葉金莖(葉何本作蕊)散滿堦墀(墀續古文苑校作坪以協韻)然目之綺(綺何本作色)既共陽春等茂(陽何作緣)異人焉識其中(中續古文苑校作名)羽徒紛泊(紛何作分)丹足出自它鄉(自何作於)伺候鳥之迷方(伺當从續古文苑作何)實神怪之異□(□何作趣毛作趨)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續古文苑校云氣字乃菊之訛上當脫一字今無以補之春字下當脫一秋字)預參次於山垂(預何作務續古文苑作須垂當从何本作陲)□為仁智之田(□各本作庭續古文苑校作廼)森羅兮草木(羅何作列)春夏兮其游陟(其續古文苑校作共)方寸心兮何所憶(心兮二字何本無)　(正始寺)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有字各本無)孝昌三年十二月(月字下各本有一中字)更換以它綿拭(拭字各本無)京邑士庶(京邑二字何本無)北海大敗(海字下各本有王字)此象悲泣如初(悲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復字)朝夕惶懼(夕當从法苑珠林作野)崩於晉陽(崩字上法苑珠林有帝字)在京宮殿空虛(法苑珠林無在京二字)是莊帝從父兄也(是字上何本有恭字)遂佯啞不語(何本無不語二字)復拔刀劍欲殺之(各本無復字)恭常住龍華寺(常住二字何作往)人神□主(□各本作乏)岳立基趾(趾各本作址基趾二字疑是棊峙之誤魏書李騫釋情賦中亦有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棊峙之語)丞相一揮大定(揮各本作麾)招散輕俠(散當从各本作聚)痛齊鉗齒(鉗齒何本作齒劍)宸極不可以曠(以各本作久)時多□難(各本作時遭多難)敬之哉(各本重有三字)功齊四海(齊各本作濟)識無光遠(光各本作先)不敢仰承(承何作忝)凡恭讓者三(凡恭何本作恭凡)逢成濟之禍(逢字上各本有故字)謂左右將詔來(詔何作筆非)為臣不終(終何作忠)季明不避彊禦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忿言(何本無此十七字)史仵龍(仵毛作五)楊文義(楊毛注云一作羊案魏書忤作五楊作羊毛本殆據書以校此也又源子恭傳作仵)表用其下都督□瑗(按魏書列傳有竇瑗裴瑗二人未知孰是未敢臆補)帝每言太原王(毛本無帝字)罪有合死(有何作亦)不敢復入朝(復字何本無)土木畢工(工何本作功非)奔長安(奔字下各本竝有一於字)　(平等寺)

即是洛陽小寺(寺當从何本作市)自立巷寺市(寺字當从何本衍)時人謂是魚鼈寺也(寺當从何本作市)遂徙居孝義里焉(何本無里字)待吳兒甚厚(兒何作人)蛙黿共穴(黿各本作龜誤)禮樂所不治(治各本作沾)雜以華音(音何作言)與五常而竝迹(常當从毛本作帝)豈卿魚鼈之徒(豈何作宜)急手速去(急手何作急急下同)還奔蕭衍(衍字下何本重一衍字屬下句)朱异怪復問之(復毛本作而)始登泰山者卑培塿(始當从何本作如)仁心自放(仁當从各本作任)亦不慶弔親知貴為交友(知字下何本有諸字)孝昌年(年字上各本俱有元字)元慎退還告人曰(毛本無退字)建義(義字下當从各本有一初字)京兆許超(超毛本作兆)義出方途(方當从各本作萬此因万而誤也)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何本無鄰字毆字廣記無鬥字下句無而字)即舍宅為歸覺寺(即字上廣記有胡字)合家人入道焉(廣記無人字)廣陵被廢死(死字下廣記有焉字)　(景寧寺)

城南卷第三

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案此十字疑有脫誤各本俱作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交疏對霤(此句上各本有複殿重房四字)竹松蘭芷(竹松何作松竹)青鳧白雁(青字上各本有或字)最得稱首(得何作為)至八月節(月節二字各本俱作曰字以上句四月七日校之當从各本為長)騰班馬而孤上(騰何作跨)猶聽東吳之句(聽何作得)正光末(末毛本作中)復遷國子祭酒(復毛作後)竟懷雅術(竟當从各本作競)子才恪請懇至(恪請各本作辭情)辭淚俱下(辭各本作涕)所生之處(按所生謂母也各本作所在誤矣)前格後詔(各本作前革後沿誤)咸自子才出(咸何作或誤)　(景明寺)

即所謂利民里(各本無即字)人謂此地(人字上何本有以世二字)以二十斤與之(二十何本作十二)東有秦太師公二寺(按綱目神龜元年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則師字當从各本作上)東寺皇姨所建(建何作造)素綵布工(布何作畫)即是漢武帝所立者(案水經注陽渠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則武帝二字當从各本作光武也)至我正光中(我字何本無)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案綱目魏作明堂在太和十五年又六年始祀明堂)設募征格於堂之上(上字各本作北)曠掖將軍(案魏書百官志第九品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有偏將軍褊將軍此曠掖二字疑是曠野之訛也)時虎賁駱子淵者(時字下何本有有字)孝昌年(孝字上各本有昔字年何作初廣記作中)戍在彭城(在廣記作於)近洛河(河何作水)忽見一老翁來(翁何作公)問何從而來(廣記作云從何而來各本作從何而來)坐命婢取酒(坐字上廣記有既字)元寶初甚怪之(廣記無初字)海陸具備(備廣記作有)飲訖辭還(辭還廣記作告退)涤波東傾(東傾何本作漣漪)唯見一童子(廣記無唯見二字)可年十五(五字上廣記有四字)鼻中出血(出血廣記作血出)　(大統寺)

御道東(案此三字各本俱在開陽門三字下今移正於此)漢右中郎將(何本無將字)又讀書碑一所(讀書二字何本作讀學顧炎武石經考引作讀學案水經註陸機言太學

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載蔡邕韓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竝無又云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凡四碑竝無所謂讀書讚學碑也)魏文帝作典論云碑(云當从何本作六案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水經註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則此云字乃六字之誤也)猶有四□(□各本俱作存)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里字下毛本有內字文各本作大案此十字疑在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潁十二字下刊本誤倒也)遷石經於潁(校魏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隋書經籍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此潁字當从各本作鄴)有大谷梨承光之柰(大谷毛作含消梨別有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如十二字何本無大谷二字亦無承光之柰四字下句承光寺三字上有如字疑此當作有大谷梨如承光之柰)公懿(公各本作恭)瑯琊人也(也字何本無)多所制論(制論各本及廣記俱作造制)復尚公主(句下廣記有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十六字)謝作五言詩以贈之(以字毛本無)其詩曰(詩毛作詞)無作機上絲(無字當从各本作令)頗憶纏絲時(絲字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綿)鍼是貫錦物(錦各本及廣記俱作線)自中恒任絲(自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目)何能衲故時(衲何本及廣記作納)肅甚有愧謝之色(廣記作謝甚悵恨)卑身素服(卑各本俱作畢)不聽樂(聽字下各本有一音字)道肅一飲一斗(道各本作見)魚者乃水族之長(乃何作是)甚是優劣(甚是何本作是有)沽酒老嫗瓮注[土*瓦](〔土*瓦〕當是瓾字之誤說文瓾罌長頸受十升讀若洪从瓦工聲此與上下句韻協也)妓兒擲絕在虛空(絕當从各本作繩廣記作袖)臣始解此是習字(始廣記作思)時給侍中劉縞(縞各本作鎬)遠來降者好之(好之各本作飲焉)元乂欲為之設茗(之字何本無)下官雖生於水鄉(雖字毛本無)　(報德寺)
常景為汭頌(汭頌何本作勒銘)實同土中(同當从何本作曰)□夏下風(續古文苑引作函夏同風)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何本古字下缺一字考見作列見續古文苑引作詳觀古昔列見邱墳)周餘九列(列當从何本作裂)天地發揮(揮何作輝)璽運會昌龍圖受命(續古文苑以此八字當衍)永懷保定(保毛作寶)流美洪模(模毛作謨)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案歸正等皆里名也不得言館案綱目魏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則此當从各本作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道西有四館之館字當作里)寶夤恥與夷人同□(□各本作列)□□至都久閭阿郁[肱-月+舟]來朝(此十一字毛本作蠕蠕主郁久閭阿那肱來朝郁當从何本作那案蠕蠕國名也郁久閭三字姓也阿那肱三字名也當作蠕蠕主郁久閭阿那肱來朝案魏書肅宗紀阿那肱作阿那瓌)單于來朝(單字上疑當有南字)莫不歡附(歡何作欵)綠樹垂庭(樹各本作柳)別立市於樂水南(樂當从各本作洛)民間謂永橋市(謂市何作為寺非是)遇牆亦倒(亦毛作則)醜奴破(破字下各本有滅字)可覓誠之(誠當从各本及廣記作試)園中素有一盲熊(有何作育無盲字)虞人牽盲熊至(盲何本作育誤)送師子胡(胡各本作者)殺師子而返(殺何本作卻誤)西域胡人所立也(法苑珠林廣記無胡字)發冢取磚(冢廣記作墓)華林都堂(廣記無都字)黃門侍郎(廣記無侍字)范友明

家奴(友明廣記作明友)死者曰(廣記作答曰)家在城西阜財里(阜何作準)無所食也(廣記無也字)或遇飯食(飯廣記作飲)如似夢中(廣記無似字)門下錄事張秀攜(秀攜二字當从法苑珠林廣記作雋字下仝)詣準財里(準廣記作阜)果有崔暢(有何作得)有息子涵(何本作有一息字子涵毛本無一字)年十五而死(死法苑珠林廣記作亡)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問(廣記作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案人字當从各本及法苑珠林廣記作上字)秀攜還以實陳聞(還廣記作具)后遣攜送涵回家(廣記無攜字)謂曰(廣記作拒之曰)急手速去(急手何本作急急廣記無手字)游於京師(京師何作京巷法苑珠林作游於京師巷內)黃衣一具(具廣記作通法苑珠林同)不敢仰視(廣記作不仰視天)及兵刃之屬(兵刃毛本作刀兵)遇疲則止(各本無遇字)奉終里(奉字上廣記有一有字)多賣送死人之具(何本無多字廣記無人字)勿以桑木為欀(欀當从法苑珠林及廣記作棺)見人發鬼兵(廣記無人字法苑仝)訴稱是柏棺(法苑珠林廣記無訴字)主兵吏曰(廣記無主字法苑珠林有)貨涵發此等之言也(何本及法苑珠林無等之二字)　(龍華寺)
給輿羽葆吹(輿字各本及廣記皆無)白殿丹楹(殿廣記作壁楹各本作檻)飛檐反宇(反何作峻毛作仄廣記作華)羅衣從風(衣廣記作綺)諸王豪侈未之有也(何本無之字)鳴騶夾道(夾廣記作御)雍嗜口味(味廣記作食)性多儉悋(悋廣記作吝)亦常無肉(各本及廣記作常無肉味)止有韭菹(菹何作薤有字下廣記有韭茹二字)崇客李元祐(客字上廣記有家字)二九一十八(二九何作二韭廣記無一字)世人即以為譏罵(何無為字)善彈箜篌(廣記作能彈卧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歌(曲字各本無廣記無能字歌字曲作聲)豔姿善火鳳舞(火各本作么善字上各本有尤字下有為字廣記作善為逐鳳舞)竝愛傾後室(室疑宮字之誤)常令徐綠水火鳳之曲焉(常字上各本俱有遂字火廣記作文)荀潁子文(各本竝作潁川荀子文)荀生住在何處(何無在字)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各本俱作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夷字下何本有里字)信非虛言也(何無言字)即漢之躍龍閣也(閣各本作園字)室華葢之座(室當从各本作設)　(高陽王寺)

城西卷第四

土山釣臺(臺何作池)斜峰山牖(牖何作塘)竝選雋俊(俊何作民)至於清晨明景(明何作美)使梁王愧兎園之游(園何作苑)太子還總萬幾(子當从各本作后)拔清河國令(何本國字下有郎中二字案魏書百官志有侯伯國郎中令何本殆据之以增此也)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從當从各本作徙)　(沖覺寺)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王字下各本有徽字)永康中(康當从各本作安)婦生産子(何本作婦人生產毛本作婦人産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特何本作馳詔毛作特詔)連索酒飲之(何無連字)祖仁一門刺史(何無祖仁二字)皆是徽之將(將字下各本有校字)少有舊恩(少各本作以)故往投之(何無故字)時聞尒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時何作始)我有黃金二百斤(何無黃字)祿位隆重(祿位何作位望)盡送致兆(何無致字)猶不滿數(滿毛作充)積禍之門(禍何作惡)殃所畢

集(何作餘殃所集)徽即托寥增金馬(增字下各本有徽字)雖魏侯之笞田蚡(魏字下何本有其字)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案魏書閹官傳王温字桃湯楊字當从各本衍)惟桃湯所建僧寺(所建何作獨造)世人稱□英雄(□何作之)工踰昭義(義字疑儀字之訛)最為入室(入室各本作人寶)　(宣忠寺)
寺在西陽門外(寺字當衍)背日月光明金神(金何作胡)時白馬負而來(負字下何本有經字)自此從後(從當从各本作以)形貌醜陋(醜廣記作寢)不可解(解字上廣記有得字)胡太后聞之(廣記無聞之二字)時亦有洛陽人(各本及廣記無亦字)當有爵否(何本作當有官爵廣記無否字)經十餘日(各本及廣記作經月餘)法和父喪(喪廣記作亡)大竹者杖(當从廣記作大竹箭者苴杖)造十二辰歌(造字上何本及廣記有一初字)　(白馬寺)
盡皆湮滅(湮何作堙)惟此寺獨存(惟字下何本有有字)此是浴室(室何作堂)當時園池平衍(池當从何本作地)葭菱被岸(菱何作芙)雍西刺史(西各本作州)(光寶寺)
僧摩羅所立也(僧各本作曇)隔苑竝門(苑各本作牆)凡聞見(凡字下各本有所字)作祇洹寺一所(何無寺字)丹素發彩(素毛作青發毛作炫)花果蔚茂(花何作珍)嘉木被庭(木毛作樹)閣浮所無(無字下何本有也字)侍中尚書令(何無令字)辨慧清恬(恬各本作悟)萬國齊珍(珍何作臻)金貂耀首(金貂何作貂蟬)春風扇揚(揚毛作柳誤)莫不飲其元奧(飲何作領)荊州秀才張裴裳(裳字下各本有常字)異秋花共色(秋當从各本作林)子明八日而醉眠(日當从各本作斗)市南有皇女臺(南字上何本有東字)臺中有侍中侯釗宅(釗考魏書當从各本作剛)足蹟所履(足何作人)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律何作肆)有田僧超者(廣記無者字)善吹笳(善廣記作能)能為壯士歌(廣記無能字)虐吏充斥(虐當从各本作虎)朝廷為旰食(為字下各本有之字)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笛字下何本有歌字)威名早著(早何作卓)二十餘年(二何作三)攻無全城(全何本作牢誤)延伯每臨場(場何本作陳廣記作敵)單馬入陳(句上何本有延伯二字)威鎮戎豎(鎮何作振)射僧超亡(射何作中)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何本無子字)善能釀酒(能廣記作於)時暑赫晞(晞何作曦廣記作劉屬下句)其酒不動(其酒廣記作酒味)飲之香美而醉(而字各本在醉字下屬下句讀)經月不醒(廣記作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廣記作京師朝貴出郡者)以其遠至(廣記作以其可至遠)亦曰騎驢酒(曰各本及廣記皆作名)永熙年中(廣記無年字)齎酒之藩(藩廣記作任)逢路盜賊(何本作路逢劫盜賊賊字屬下句廣記作中夜逢劫盜)飲之即醉(廣記作盜飲之皆醉)皆被禽獲(被廣記作備)因復命禽奸酒(因字下何本及廣記皆有一此字命何本作為廣記作名)市北慈孝奉終二里(北字下毛本有有字)里内之人(何無之字)有輓歌孫巖(歌字下廣記有者字)巖因怪之(因廣記作私)似野狐尾(廣記無野字)妻臨去(妻廣記作甫)鄰人追之(追毛作逐廣記仝)變成一狐(成廣記作為)行路人見而近之(行字下廣記有於道二字無近字何本作行於道路人見而之)皆被截髮(何本及廣記皆字上有行者二字廣記無皆字)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廣記無有字)皆指為狐魅(廣記無皆字)四月有此至秋乃止(至字何本在此字上)層樓

□□(□□各本作對出)不聽金銀錦繡(不字上何本有議字)更納河內人(法苑珠林引無人字)英聞梁氏嫁(法苑珠林引無氏字)卿忘我也(也法苑珠林引作耶)子集驚怖(怖法苑珠林作怪)亦變為茅馬(為法苑珠林作成)盡化為蒲人(法苑珠林無化字)舍宅為寺(舍宅法苑珠林作遂舍)可高丈餘(丈法苑珠林及廣記作尺)儗為金色(為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有貨字)今取卿兒醜多(醜何作丑)以償金色焉(償法苑珠林及廣記作充焉毛本及廣記作馬氏法苑仝二字屬下句)心不遑安(法苑珠林及廣記作而心不安)慶年五十(十字下法苑珠林及廣記有餘字)象自然生色(然何作有廣記作象忽自然金色)一里之內(一廣記作鄰法苑仝)皆來觀覩(覩廣記作矚下有焉字)遂改準財里(毛無里字)皇宗所立也(立毛作居)縹囊紀慶(縹各本作居)擅山海之富(擅廣記作阻)洞連房(洞廣記作阿)高臺芳樹(樹當从毛本作榭)常與高陽爭衡(衡何作行)以金五色績為繩(績何作續毛本無金字色字下有絲字廣記作以五色絲為繩)在山谷為冠也(也廣記作耶)即相率歸降(廣記無即字)琛在秦州(州廣記作中)號曰追風赤驥(何無驥字)其次有七百里者(其字各本無廣記仝者何本作馬)琛常語人(各本俱無常字廣記有)晉室石崇(何無晉室二字)畫卵雕薪(卵各本作茆桉杜臺卿玉燭寶典寒食城市多鬥雞卵之戲出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梁藍茜加雕鏤遞相餉遺此卯字當从廣記作卵)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此十五字何本錯簡在皆從西域而來句下)自餘酒器(自廣記作其何本無酒器二字)繡繒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廣記無此十五字繒何作縗絹字下有布字計何作數)三日不起(起字上廣記有能字)江陽王繼來省疾(何本脫王字)謂曰(廣記作論之曰)寶貨多融(多字下何本及廣記有一於字)繼笑曰(廣記無笑字)錢絹露積於廊者(者廣記作廡間)賜百官負絹(何本無負字)任意自取(取廣記作量)負絹過性(性當从廣記作任)蹶倒傷踝(此句下廣記有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十四字)太后問侍中何少(問字下廣記有曰字)寶塔高凌(凌何本作臨廣記作壯)四月初八日(初當从何本及廣記衍)京師士女(師廣記作都)亦不是過過(字下廣記有也字)□樹出雲(□各本作高)(法雲寺)

欲起義兵(欲何作故)逃命江右(右各本作左)臣在本朝之日(在字何本無)鴛鸞接翼(鸞何作鴦)敘錄存(敘何作收)凡見敬禮如親比(親各本作此句斷以比字屬下句非是)今便言旋闕下(闕下何作詣闕)然國既邊地(何本無既字)　(追光寺)

傳之於西域(毛無之字)沙門常東向遙禮之(沙字上各本有西域二字)　(融覺寺)

禪皋顯敞(禪當从何本作神)是以温子昇云(昇字下當从各本有碑字)　(大覺寺)

適茲藥土(藥當从何本作樂毛作洛非)故立此寺以憩之(寺字下何本有一俾字)檐拂高松(松何作樅)盡天地之西垂(垂當从何本作陲)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陁(善各本作菩毛本無焉子二字陁字下有至焉二字)自云北行一月日(何本無日字)北行十一日(一何作二)最為强大(何本無强字)民殷多(殷字下何本有

富字以多字屬下句)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沙門二字上何本重有京師二字)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西國之國字當从各本作域)浮浪乘風(浪何本作海)愛人好事(事何本作士)夙善元言(夙何本作尤)安置佛徒(佛何本作僧)暉遂造人中夾貯象一軀(貯當是紵之訛)其年冬而京師遷鄴(何本無而字)　(永明寺)

城北卷第五

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何本無有字)虎賁張車(車字下何本有渠字校魏書靈后補傳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則此當从何本補一渠字也)宣武場(場字下何本有在字)　(禪虛寺)凝圓寺(圓何作玄)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璨何作燦校魏書閹官傳作粲)注即漢太上王廣處(此處疑有脫誤)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景字各本作里字此誤也)洛陽城東北上高里(陽字當从各本衍)李元謙樂雙聲語(樂何作能)是誰第宅過佳(過佳何作遇值毛作遇佳皆誤)凡婢雙聲(凡古音芃故曰雙聲何本作此誤)神龜元年(案釋老志惠生使西域在熙平十年)唯土谷渾城左右(土當从各本作吐下仝)土谷渾所吞(吞何作居誤)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城字下各本俱有內主二字)□中國佛與菩薩(□各本作城國各本作圖)戶人有患(戶人何作人戶)即得陰愈(何無即字)及諸宮塔(宮何作象)幅上隸書(幅各本作旛)云太和十九年(云字上各本有多字)唯有一幅(幅各本作旛)是姚秦時旛(秦何作興太平御覽亦作興)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四寸(劈當是髫字之訛四何本作五廣記無劈面以為哀戚髮七字)有商將一比邱(商字下何本有胡字)石毘盧旃(石當从各本作名)今輒將吳國沙門來(吳各本作異)王言令我見佛(言毛作曰)令覆瓮之影(何作今之覆瓦之影)非皮非□(何本作非皮綵□毛作繪)案于闐境(境字上各本有國字)五穀甚豐(穀何作果訛也)食則麴麥(麴麥何作麥麩)文字與波羅門同(波何作婆)入漢槃陀國(漢李延壽北史西域傳作涓)至鉢盂城(校北史西域傳鉢盂作鉢和下波斯國作波知國烏場國作烏萇國乾陀羅無羅字又上朱駒國作朱居國殆梵音無定字也)復呪池龍(何本作就池呪龍)即徙之葱嶺山(即字上何本有王字)長坂千里(長何作危)方此則夷(方何作對)依約中下(下何作夏)水皆西流(此句下何本有入西海三字廣記與此仝)人民決水以種(人字上廣記有其上二字以何作而)聞中國(國字下各本有田字)天何由可共期也(廣記無共字)天氣已冷(冷何作寒)十月之初(之初何作初旬)至喝噠國(至何作入喝當从何本及魏書作噘)以氈為屋(屋何作衣)皆來朝賀(賀何作貢)王張大氈(張何本作居)以四金鳳皇為牀腳(何無四字)頭帶一角(帶各作戴)團圓垂下(垂下各本作下垂)境土甚狹(何無土字)多致難艱(難艱當从各本作艱難)此國漸出葱嶺(何本無此國二字)望風謝路耳(何無耳字)國王精食(食各本作進)唯從空山(從當从各本作徙)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璜川吳氏本作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龍王瞋怒(怒何作恚)非直條縫明見(縫何作縱)至於細縷亦新(新當从各本作彰)王城

北八十里(八十何作十八)若水踐泥(水何作以)金象六千軀(千何作十)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餓毛作餵)温熾已扇(熾何作風)矚此芳景(矚何作屬)目入神定(目當从各本作因)以金傅之(何作以金箔帖之)隔小嶺(小毛作山)遂立敕[勒/心]為王([勒/心]當从各本作勒)好祀鬼神(祀何作事)手持刀(持何作捉)莫能責之(莫何作未)宋雲曰(曰字上各本有一答字)遠求經典(典何作論)未敢言疲(言何作告)不無頓弊(頓何作損)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何本謂作見不字上有謂字)冰有大小(冰當从各本作水)我見魏主則拜(我字下何本有一親字)我一坐讀書(一各本作亦)時跋跋提國(各本少一跋字)與乾陀羅王(何無羅字)復西行三月(月何作日)至辛頭河(頭下各本有大字)十二年□(□各本作中)復西行十三日(何無十字)推其本源(源法苑珠林引作緣)與弟子游化此土(弟上法苑珠林有一諸字)我入涅槃三百年(三何作二)此處起浮圖(此上法苑珠林有一在字)二百年來(二何作三)累牛糞為塔(累當从法苑珠林作壘)王怪此童子(句下何有即此童子四字)然後止(法苑珠林作然後始定)王始更廣塔基(法苑珠林無始字)從此構木(此法苑珠林作地)階砌櫨栱(櫨何作楹)上有鐵柱(柱何作桯)高三尺(法苑珠林作高三百尺)糞塔如初(塔何作垢)在大塔南三步(三步法苑珠林作三百步)婆羅門不信是糞(法苑珠林婆字上有時有二字)以手探看(看法苑珠林作之)天火所燒(所當从法苑珠林作七)無有能上者(有何作由無者字)悉在上(在下何有樓字)塔内物事(物當从何本作佛)旭日始開(開何作升)覆於其上(於字何本在下句後字上)則有禍變(則何本及御覽竝作即)其形正圓(圓法苑珠林作直)高二丈(高字上法苑珠林有舉字)能與世人表吉凶(表何作報表字下法苑珠林有作字凶字下有之徵二字)觸之若吉(觸字上法苑珠林有以指二字)錦香袋五百枚(袋當从何本作囊)王公卿旛(卿下何有士字)以銅摹寫(銅何作鍮)須禁日取之(禁何作藥誤)至那迦羅阿國(阿何作訶)值有動(各本竝作重時)二人勝之(二當从何本作一)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入山二字何本在窟字下)近看暝然不見(何無不見二字)始見容顔挺特(見字下何本有其相二字)窟前有方石(何無有字)山下有六佛(六各本作大)并為七塔(七何本作大)塔南石銘云(塔字上毛本有七字)　(凝園寺)

正光二年(桉魏書釋老志惠生於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戶十萬九千餘(九何作六)劉長秋□(□毛本作寺)嵩高中有闕居寺(闕當从何本作閒)

洛陽伽藍記正文(集證本)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東面有三門北頭弟一門曰建春門次南曰東陽門次南曰青陽門南面有三門東頭弟一門曰開陽門次西曰平昌門次西曰宣陽門西面有四門南頭弟一門曰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次北曰承明門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東頭曰廣莫門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城内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外國所獻經象皆在此寺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在西陽門内御道北長秋寺劉騰所立也在西陽門内御道北一里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閶闔南御道西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内一里御道南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在永寧南一里許修梵寺在清陽門内御道北蒿明寺復在修梵寺西景林寺在開陽門内御道東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外御道西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在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竝在報德寺之東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象皆在此寺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凝圓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直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正文(鉤沉本)

太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曰建春門次南曰東陽門次南曰青陽門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次西曰平昌門次西曰宣陽門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次北曰承明門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東頭曰廣莫門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逵

城内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閶闔門御道東有左衞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衞府府南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外國所獻金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門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宗祥案東西兩門皆亦如之者言與南門圖以雲氣云云種種相同也今圖以雲氣四十一字作注文則皆亦如之一語無歸宿矣)詔中書舍人常景為寺碑文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内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内御道北所謂延年里西陽門内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内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太尉荀彧宅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陽門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寺北有濛汜池中有三層浮圖一所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閶闔南御道東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昭儀尼寺閹宦所立也在東陽門内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内御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内寺有一佛二菩薩堂前有酒樹麪木昭儀寺有池池南有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寺南有宜壽里内有苞信縣令段暉宅胡統寺太

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有禪房一所內置泜洹精舍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廻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置於翟泉也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海西有藏冰室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温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果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曰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果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

城東

明縣尼寺彭城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里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與內講沙門打為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行傳於世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宗聖寺崇真寺(宗祥案此二句不復成文)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為三門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為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四宅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祕書鄭道昭等四宅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尚書崔休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

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為寺碑文至二年五月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出清陽門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旁有寶明寺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象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至永熙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竝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東寺有靈臺一所汝南王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高祖題為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竝在報德寺之東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永橋以南圓邱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降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東夷來坿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坿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之為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高陽宅北有中甘里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躍龍園也

城西

沖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宣忠寺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門有三層浮圖一所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光寶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法雲寺西域烏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竝門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

淮王彧宅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市東南有皇女臺臺西南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市東南有通商達貨二里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準財里内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自退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為壽邱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甎浮圖一所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寺西有宜牛里里内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二宅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長分橋西有千金堰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武場凝玄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粲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宗祥案此處注字幸存即漢太上王廣處六字明係注文不得誤入正文)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道寺京南闕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張宗祥曰昔顧澗蘋先生欲仿全民治水經注之例分別此書注文而未果吳氏聞斯言於其舅朱氏集證本遂起而分之然極簡略恐非楊氏之舊如楊氏舊文果如吳氏所述則記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記矣楊氏具史才當不如此唐氏復因吳氏之簡鉤沉本又起而正之然第五卷原本注文且誤入正文則亦未為盡合也茲此書子注之難分實非水經注之比水經經注出自兩人文筆絕異此書則自撰自注文筆相同一也全民所見水經注自大典本出故經注混淆其實宋刊本分經注明刊亦然明初且有單刊經文無注本此書則如隱以前未見他刊如隱而後注盡不分但憑想象一無取證二也故苟無如隱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實不必泥顧氏之强為分析致蹈明人竄改古籍之覆轍也第吳唐二家用心甚勤且僅提寫本文並未顛倒原書故亦錄其所定為本文者以備參考

庚午元宵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